

精
陳一齋先生文集

陳一齋先生文集

陳一齋先生文集總目

卷之一 傳一

張楊園先生小傳

范蜀山先生小傳

邢梅亭先生小傳

鄭耕餘傳

鄭秦濤傳

溧陽令張公傳

鈕膺若傳

徐天球小傳

潘漁莊小傳

姚蟄菴先生小傳

吳克軒先生小傳

卜人木先生小傳

夏友梅傳

范波輿傳

朱聖言傳

沈嬾翁傳

謝敬修小傳

金藥畦小傳

張漢木小傳

先伯兄欒夫先生家傳

卷之二 傳二

楊節婦朱孺人傳

張母朱碩人傳

貞烈張母徐碩人小傳

張母徐碩人傳

沈母周孺人傳

謝太君吳孺人傳

李孺人傳

徐孺人傳

徐節婦吳碩人小傳

蔣節婦張孺人傳

周貞婦王氏傳

徐貞女傳

嫂陸氏孺人家傳

金節婦吳氏傳

貞烈楊氏女傳

濮貞女傳

周貞婦景氏傳

史氏三孝女傳

張節婦傳

元配姚氏小傳

謝孺人史氏傳

鈕烈婦傳

程節婦孟孺人傳

吳節婦張孺人傳

雙節傳

殤女劉有姑小傳

卷之三 書

與李魯培 諱楷

與阮松巖 諱林

與某

與某

與鄭生

與從子煜 字光四

答范巨川 諱時濟

與潘起濤

答巨川

與金方行

與王天章

與金南臯

與姚子宏

與子宏方行

與沈南谷

與松巖

與倫表

與分佩

與鄭博也

與張恕夫

諱宏收

答吳昂千

與孫玉輝

與吳昂千

與潘起濤

答張倫表書

答姚肆夏書

辭嘉興府教授翁老師書

卷之四 叙 論 跋 記

逾淮集叙

楊朗山詩叙

論殮以時服

范蜀山葬書跋

食肉編叙跋

跋顧寧人先生尺牘後

壬子記游

澱湖讀書記

卷之五 附錄一

諸先生遺言

亡友遺言

卷之六 附錄二

敦行錄

案四庫全書提要存目濮川詩鈔內有厲硤草客星零草俱陳梓撰
又張叔未清儀閣題跋云餘姚陳古銘布衣梓字俯恭雍正舉孝廉
方正辭不就私淑楊園先生撰四書質疑以教學者書法晉賢學高
行古與北地李鐵君錯齊名吳子修 國朝名人小傳亦載之曹桐
石硤川詩鈔紫硤文獻錄稱布衣出劉念臺先生之門學使雷翠庭

爲其受業弟子爲人坦直和易不苟言笑與張北湖許慕迂講論張
楊園之業晚年居濮川依其壻以終至今人猶稱道勿衰零縑牘稿
久爲世所珍祕致鮮傳刻茲由費景韓孝廉錄示此帙亟先校印以
廣其傳後有所得再行續刊庶以表章先生之學藉慰士林仰跂之
思云爾

宣統三年辛亥二月烏程張鈞衡謹識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傳一

張楊園先生小傳

戊辰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邨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弗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遂東渡江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旣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旣乃慨然謂東南



壇坵西北干戈其亂于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繇傳習于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監蓋自此書出而閑闕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游姿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茗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媿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欵晚年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恒入于濁求道欲勇恒病于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髣髴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唯以嚴立籓籬深造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于孔孟三代以下折衷于程朱于朱

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于盜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衾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蚤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聖文亦夭配姚氏守節沒無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監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古民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于澄心省察密不淪于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原障姚江之濶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烏呼如先生者眞朱子後之一人已

雖然武夷九曲賸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烏呼危哉

姚螯菴先生小傳

先生諱瑚字攻玉號螯菴吳江布衣與弟璉師事楊園子楊園之門穎悟推張公佩蔥篤篤實無若先生先生之學以通書爲宗精思三十餘年借元會運世闡天地開闢之始畫爲六圖次第秩然使人知天命之大原而約之以誠敬由人合天以復其性其書號曰困學編自謂發前人所未發恨不及質之先師平生坦白真摯不事藻飾與人無欺早歲喪偶不娶教後生以氣節爲先而後人堂奧每語及世道變革人心學術之所關未嘗不流涕被面愷惻動人課授五十年薰其德者雖頑蠢靡不革心素不治生產晚歸遯野益貧困深衣幅巾日棲遲老梅下雖日昃不舉火恬如也以壽終于家弟璉字肆

夏纂錄楊園書守之弗隊子一志仁字希顏以義俠名

贊曰昔游楊受業程門而立說別自有得紫陽竊疑之先生親炙楊園亦既宗其統緒而復揭天地未開之境以啓後學毋乃過高乎然終其身一心醇白可以質天地而盟鬼神視夫騰說口耳貽玷師門者霄壤矣

范蜀山先生小傳

先生諱鯤字北溟海昌人少事舉業爲諸生名噪庠序性剛正尙氣誼士黨倚爲重後忽翫易有得喟然歎曰天地閉賢人隱吾何爲哉遂棄青衿易古衣冠潛究洛閩諸書所造彌粹交吳江姚子螿菴曩季得楊園遺稿熟體之曰紫陽之後一人而已因編次其集愆思諸交契及門下協力梓之凡數十餘卷楊園生明季亂世闢修獨善世罕識其名自此書出人始知姚江語水之外固有洛閩正途窮鄉末學多所興起先生之功也與澉水吳子元復往

來最契南北兩湖九十九峰山水勝西冷先生挾琴書與朋好日游一作其

間成七言百章嘗曰吾家去兩湖遠不及數游然每蠶時采桑籬下風咏所

一作無題覺湖烟海月日盪吾胸次也先生制行醇篤居恒一遵古禮長子歿

爲行服三年嚴氣正性貴游子弟靡不懼服平生喪祭特虔講求紫雲灰格
之法精密無遺憾峽川張子莘臯篤實士也服喪哀毀爲親營葬泣血數升
以屬先生先生感其誠爲擇地于伏獅之陽躬犯霜露董役數月克竣先生
沒莘臯爲營窆多撫其兩孤久而不倦人兩賢之先生卒于辛卯八月年五
十有五配錢氏繼張氏子二一繼其弟某蚤殤

贊曰自紫陽以後歷魯齋河津餘干諸儒淵源不絕而集其成者惟楊園然
表章遺書昌明楊園之學以覺來者非先生誰克任之烏呼偉哉少汨舉業
獨能翻然振起實學躬體力踐不爲空言非豪傑之士而能然乎

吳克軒先生小傳

先生諱晞淵字元復別號克軒中丞公孫哀仲先生長子也少孤事母孝長工詩文不屑舉子業獨體究濂洛諸書沈潛晏養造詣醇粹居一室危坐終日客至不聞聲及與論古今事是非少回互則作色侃侃止之片詞立剖無煩言也幼體羸弱兼涉醫術著名醫續類案親黨閒遂彊之處方活者日衆戶履常滿先生輒託疾謝之晚益嬾酬應貧窶特甚弗惜也與蟄菴姚子蜀山范子交最契後更得夏生友梅年少有志爲忘年交兩湖煙巒東南特勝先生幅巾深衣策杖游歷山中人莫不嘖嘖歎仰謂皇古之遺民也卒時年七十有六無子以仲弟子子重爲後輯兩世先集若干卷藏永思祠論曰澱湖吳氏自明季以文章氣節甲于一時先生上承忠孝之後亦難爲繼矣乃以孱軀保家學潛思篤行以无忝厥祖考卽紫雲萬倉與有光焉烏

呼自先生云亡而湖山且黯然矣悲哉

邢梅亭先生小傳

先生姓邢氏諱志南字復九號梅亭歸安邑諸生幼謹敕弱冠爲功過格自砥聞山陰人譜獨不記功欲取以自證時蟄菴姚子館菱溪先生晉謁請觀譜蟄菴曰子欲求道有先師楊園遺書在先生奉歸讀之恍然曰名節者道之籓籬非棄舉子業不可遂謝試事由楊園溯之伊洛盡得其緼注小學爲四書章圖其他經史皆一一考典制辨疑似括爲歌訣以便初學居恒嚴肅雖盛暑衣冠如泥塑人蠅集額間不手拂也夫人仲氏有淑惠晨起各整容爲禮或兩案相對鼓琴子孫旁侍凜然聞者莫不敬羨晚以姻戚飛語受汚益自刻厲集古人行事見誣流俗者以自白嘗謂余曰人特患不如古人多口何病哉卒年五十子二平生著述合數十卷若中學者多宗之

論曰世非無美材多汨沒舉業不克自拔若先生始紀功過何嘗不爲科舉地哉而一聞正論奮翮千仞學究淵微名流無窮不亦偉哉或溯其世類方之靜臺杜公夫母驪犢駉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易曰有子考元咎先生有焉

卜人木先生小傳

公諱休字人木先世自河南徙嘉禾世有閩人公少孤生稟異質十歲能賦詩經史過目不忘既長高邁不屑仕進戚友彊之試補邑弟子員非其志也曹侍郎溶朱檢討彝尊見公詩文各賞歎願內交然公性孤介與世寡合東莊延課子弟議不合遂謝歸惟與吳江姚螯菴海昌范愚邨武原吳克軒道義切磋不倦博極羣書雖稗官野紀及方外臧典靡不研究嘗手抄選前人集小楷端麗凡百家高與身等善談論與人辯古今治亂得失皆獨抒己見

不少阿附聞者往往嘖舌家極貧兩子相繼蚤世孤孫煢煢隆冬風雪洒窗擁敗絮從容展卷恬如也臥病時愈生光孝問疾公與說武侯出處大都神明不亂少選命具湯浴洒然而逝時年七十有五公爲詩入唐人室成輒毀藁歿後門人李元繡搜錄遺著若干卷

論曰公嘗館幽湖余方弱冠每相見論紫陽綱目一書於五代多失出殆及

門纂錄

學案綱目一書朱子自定只凡例一通餘皆出門人趙訥齋筆訥齋諱師淵

非定論夫三代以下折衷於

朱子公言豈有所激耶公事母孝居喪疏食三年然嘗誦般若經云以報罔極何其多讀書而惑未解也惜哉

鄭耕餘傳

公諱世元字亦亭號黛參雍正癸卯舉人與余家均自越遷禾遂家於幽湖公生有異質卍角能屬文試輒冠曹長益博學肆力爲詩宗少陵得其神髓

每出一篇藝林傳誦然嫉惡嚴與俗寡合意氣豪邁館茗中與江子岷源韓子自爲及方外轉菴日嘯傲山水學彌進弟蘆邨官粵公度嶺作南征集後入燕爲王門師公卿爭引爲重作北征集公長余一紀與余倡和獨多作先吾集門人江相堦鍾國相裒數十種合鏡之號耕餘居士詩公生平自處高峻而虛懷好善朋儕子弟以所著錄就質輒開譬之口說手披疊疊不倦然其所獨得世俗卒尠有解者嘗與余屏戶頽仰天地相對泣數行下兒曹竊窺笑之不自禁也丁未北歸明年冬病卒年五十八配潘氏子二象占豹變能世其業云

論曰余平生交遊造詣純篤者間不乏人而燭理若犀利處事如斷金者自公而外罕覩也嗚呼以公之才際隆盛時天下事必有可觀者而奔走窮悴以死豈非天哉其詩文枝葉垂於不朽非公之志也

夏友梅傳

公諱崧字友梅鹽官諸生居漱湖山中世業煮海至公獨好學就正于克軒吳先生之門先生詔以濂洛正宗公大悟徧市宋明以來理學諸集熟誦力行卓然有得遂延克軒於塾課厥子姪遵文公灰格法改葬先隴自祖禰而上六世又依山爲家祠規模弘敞心力勞悴不自惜也克軒嘗作改葬建祠二詩厲之克軒卒公與張子莘臯經理窆事撫其孤人謂生死不媿云公所居鷹窠峰林壑幽美踞兩湖之勝太史許公焯聞其賢訪之每入山必登祠嘯咏終日然公卒以勞得疾祠未及竣而歿士友傷之年三十有六子二論曰兩湖自許黃門吳忠節諸先達而後至克軒孤矣而踵生夏公不可謂湖山之無靈也槎蘂甫萌而復蹶之抑何忍哉烏呼大冬嚴雪而紫芝爛然雖蚤殞榮於羣卉矣

鄭秦濤傳

公諱挺字不羣號秦濤十歲能屬文十五補博士弟子員丙子辛卯兩薦元不售遂不復試生平慷慨好義敦孝友爲詩雄邁壓其儕輩自幽湖遷吳江之盛川前後宰吳江者聞公名必延訪民俗然公自處巒然非公事不謁或關民生利害則侃侃陳說不辟嫌怨感其澤者或私以苞苴則正色揮之鄉里服其剛正嘗往來淮陽南北所至名公鉅卿虛左迎欸爲詩文相倡酬無虛日歲癸巳弟蘆邨官廣甯公入粵佐理民事多所匡救頌聲大作及還浙民號泣携老幼送者數十里清遠令楊公業灝三山一作懷集令陳公嵩各延入署訪以治道公爲興利除弊民戴之如廣甯公卒於戊申多年六十有二配宋氏姑病嘗割股以進子六溥淳沐洽源洛皆有逸才源余長壻也

論曰公嘗慨世乏循吏民不被澤欲藉科舉一展所蘊而屢躓於有司鬱鬱

以諸生老豈素願哉卽其甯陽清遠輔理承化亦足覘其概矣噫天之生才良不易而坐委於溝壑是孰使之然乎

范波輿傳

公諱時濟字巨川號波輿順天人父官於杭家焉五歲入成均少穎悟長而好學醇謹所至爭延爲弟子師牆舍不能容年三十喪偶不復娶嫻亞聞有美而豐于奩者欲壻之公毅然曰吾有二子復何求哉歲癸巳館幽湖訪余於蓼莪堂贈之楊園遺書閱竟攝衣冠拜且泣曰吾生平爲功過格今乃大悔學人第當訟過耳此書吾奉之終身矣携襍被過余論古人出處行誼經史疑難數夕不倦遂與予訂昏長子鼎余次壻也公博極羣書爲文敏捷千言立就試輒薦五經不售其盟友及門下博科第登仕籍者纍纍公泊如也庚戌春故人官山右招之課兒余阻不獲別一載而訃聞哀哉公生於康熙

辛酉卒於雍正辛亥正月配沈氏子二鼎履其詩文遺集藏於家

論曰公嘗述當湖所誦存心愛物一語謂它日得一令以當湖治膠者治之公平生宅心醇摯持已峻潔是豈虛語哉而竟不售命也至以飢驅客死山右天之報施何如悲夫

溧陽令張公傳

公諱曾禔字洵安別號冷畦海昌人幼聰穎七歲從父百晦公秋夕侍客燕客談詩公口占二語云佳節一尊酒相逢得勝友座客驚異長益嗜學由成均登康熙戊午賢書凡七上公車檢討李公枏吏部郎中于公璉檢討毛公奇齡各賞公文以他故不售癸酉同邑許公汝霖旡學江南延公入幕衡文取裁丙子張公榕端繼任亦倚公爲重從兄曾裕選臨朐宰復補新樂公兩入署佐理多所匡救癸未始授諸暨教諭初泄任值歲歉協賑濟事民沐其

惠暨陽山谷幽曠多文人公日夕訓勵益駸駸儒雅先是廣文多曠職苞苴濫行公力矯其弊士論翕然故尊經閣後隙地數畝有金某假憲檄官地許民占稅欲擴其私居請諸令令意移公毅然曰閣後餘壤所以隆體制而崇觀瞻烏得以荒廢目之力爭不可事遂寢己亥令暨者爲魏公與從子暎丙戌同年也因與公契厚然公未嘗干以私或屬公請托峻拒之魏以是雅重公辛丑陞嚴府教授又值旱日走羣望爲民祈雨且協賑粥崎嶇山谷間時公年七十餘雖勞憊弗惜也甲辰兼課文淵書院所以獎勵諸生者一如暨撫軍黃公叔琳下車公偶曾謁黃公迎謂曰老名士來耶命坐論文良久垂別復起送曰子真道氣充然矣旁觀謂與公有舊然公實未始謀一面也丁未陞溧陽縣令公以老固辭郡守張公芳愛公才不准辭職秋赴任溧故博產米每易一令吏胥輒借名較斛科民間錢一萬餘爲質公未入境卽大書

曉諭禁革陋例輿情感服治事數月訟庭可羅雀而公以是遂勞敝不支明年春以老病告休署令沈某意索厚賂爲出牒向之蝨胥夙怨公清介羣媒孽之於是畱漂者復二載庚戌夏四月始還里八月以病卒年七十有八遺詩文若干卷子二長思廷秀邑庠生蚤卒次之鎮邑庠生女二長適辛卯舉人曹璣次適太學生許惟松孫二斌傳吉

論曰自鄉舉里選之典廢士人讀書欲抒所抱負非蚤登第无繇致身臨民如公者七上公車薦輒不售坐廣文落落二十年始得一令而公亦已老矣不一載遂罷歸夫循吏之澤非久任不效至今暨嚴諸生頌公之德不衰則漂陽之不幸也夫

朱聖言傳

朱謨字聖言濮川人其先出自紫陽始居王江溪祖玉亭公甲申後以避罪

卜居濮川考天成公生三子長某季某仲卽公也讀書穎敏年十五以疾少廢學善經濟家故貧與配張氏謀質釵珥懋遷供菽水遂以心計起家好施予慨然以利濟爲己任天性孝友兩居親喪哀毀逾禮事兄怡怡弟蚤歿撫猶子若己生置公田若干畝贍親族課諸子極嚴以敦本植行爲先務更設義塾延師訓里中之貧而有志者至夏給帷冬具薑飲葺橋設亭創留嬰匱集會施構諸好義事美不勝錄屬續時語兒輩曰吾生平無他憾事唯祖妣陸太孺人苦節未及建坊獨耿耿耳整衣而逝年六十有三子五楠樸杞松柏孫六人廷璜廷璋廷琰廷珍廷璉廷瑚

外史氏曰薛敬軒有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朱公具經緯才不得權位徒屑屑行德於鄉隘突然觀其存心校世俗擁厚貲飽妻孥視親串若陌路者相去迨穹壤彼夫乘時顯貴澤不浹民而齷齪以終身者不大

可媿哉

鈕膺若傳

余嘗爲故交卜丈人木鄭子亦亭及亡友八九人作傳葭溪朱生杰方弱冠過遜野讀之心動慨然曰人生得此足矣別去遂病瘍新溪鈕君膺若述前語請爲立傳余諾之旣而膺若客游龍城作逾淮集乞余爲叙不二載歸亦病歿傷哉君諱世楷字膺若號艸亭髻鬣敏慧過目成誦弱冠補邑弟子員不屑屑舉子業嘗與友人江萬原共注竹垞詩稱典覈爲詩穎捷香一炷數十韻立就不加點爲古文方宋元名家與余交獨契余每過新溪偕余訪李君裳吉於葭溪秉燭酬唱漏三下不倦余酒後興發或哦五七古長篇閱且失稿君笑曰爲公作小史可乎取筆疾書不遺一字其彊識若此君嗜酒北遊時嘗醉題絕句寄同里諸公云漂母祠前春樹曉露筋廟口野流春秋來

江北無相識輒欲低頭兩婦人聞者目爲狂生卒年三十四士林惋惜所著詩古文詩餘若干卷其族兄汝驥謂君遺孤曰此吾家不朽業也其什襲之論曰君平生篤友誼嘗慨故交十人蚤歿作十雁圖并詩情詞慘惻聞者隕涕君自揣骨相當永年得肆力詩古文追古作者噫以君之英敏何業弗就而遽以酒疾蚤世與十雁接翅杳冥良可悲矣然年雖弗永其詩文亦足以壽世世無知言者卽謂余阿好亦何惜哉

沈嬾翁傳

公諱大淳字紹黃始祖國瑞元末由雲間遷嘉興之長蕩自鄧復徙新塍考士弘字文度生三子季卽公也兩兄嘗從文度公遠遊公成童卽綜家政母張孺人久病乳公侍湯藥弗倦及屬纊大慟曰母獨不少留需父歸耶果蘇越明年文度公歸孺人乃卒人謂孝感所致事兩兄盡友愛仲兄患羸疾公

侍牀第四載從子甯菴幼患疾極危公撫視兩旬終夜不交睫文度公性嚴
晚歲家居閨室中諍語輒閉閣不食公婉諭不聽卽以頭觸牆而泣文度公
食乃已及居喪哀毀逾禮既復喪偶張孺人終身不再取生平耿介不妄受
一錢丰裁嚴整而接人復藹然春和好周恤宗黨少奉佛年三十卽茹素後
十年復悟其非晚乃潛究性理書喜作詩工書法遺集藏於家子二人長渭
士乙卯孝廉次莘士補邑弟子員孫四人

外史氏曰古稱善人不踐迹夫天性孝友者率終身佞佛弗悟公壯年茹素
其信釋氏彌篤矣晚乃大悔一變至道非豪傑之士乎其生平積善好施非
爲福田利益計也今兩令子克光遺緒書曰作善降祥不信然乎

徐天球小傳

翁字天球峽川人性好施予嘗作客蘇松間遇飢凍者輒解衣推食或乞匄

僵臥道左必躬挈餅糲飼以羹粥俟其起乃已每歲市故布衲絮襖數百事分給貧人雖年耄目昏猶手自縫紉爲子婦倡云孫學韓弱冠爲諸生不屑舉業今從吾友張子莘臯講洛閩之學翁之遺澤也

論曰後世教養道失飢且凍者不可勝活翁乃欲奉土以實孟津亦何濟乎然薛敬軒有云惠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稱翁之分率翁之性又非崇佛種福田者無所爲而爲豈易得哉

謝敬修小傳

君諱衡字敬修姚江人自南雷述良知宗旨餘焰未息君獨攘臂斥之以貧故習舉業補諸生意歛歛也與余交二十餘年終始無間歲乙巳游學虞山道幽湖爲信宿聚言顧某不脫金溪派余曰此東林學士也時亡兒孝羔生七月坐膝上揖客君撫其背曰此頭角非凡兒善培之君別去一月兒遂殤

閱歲君慰書來爲愴惋癸丑子就館家山君喜躍每越旬月輒徒步十里坐臥雪軒縱論古今間述甬東蒼水公遺事刺刺不休且促余爲樂府傳之余門下或不率教必面叱令叩頭服罪其嚴正類如此君爲詩清挺不事揣摩聲病所居四簷茅屋三楹課童子十餘輩盎粟屢罄不以干人卒之日殫爲之具殮妻汪氏先歿子三人其一跛季尙幼幾無以自存云

潘漁莊小傳

公諱瀚字起濤越人寓禾之梅涇娶陳氏生子三年三十餘以瘵卒時壬寅口月也公少聰俊工篆籀長嗜書嘗傾資市簡籍日夕流覽不輟又喜學琴每月夜坐高齋焚古鼎作箕子操望之飄飄若神仙也好客與余交獨厚每談論輒神契相視而笑旁觀莫測也篤信楊園語水之學僦居新構一樓爲家祠仿朱子禮立四龕將設主修祀會病資志以歿傷哉公吟咏不苟作其

存者不下數十篇皆卓卓可傳嘗手選誠齋詩叙之出入懷袖不置蓋昌歎之嗜故也俗傳潘郎有三癖曰書曰琴曰誠齋云

論曰莊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潘子有三癖乃獨以所嗜全其天真山谷所謂不俗人漁莊庶乎近之而不永其年何哉雖然其賢于世之嗜榮名齷齪而老而不死者遠矣

金藥畦小傳

君諱去疾字士吉號藥畦江南震澤人自少朗悟工詩文雍正癸卯老廉平居杜門著述不問外事然性剛直負氣矜節鄉里有公舉輒引爲重公家近爛溪溪多盜邏卒借以誣良善羅織株累輒至破家民甚苦之乃協申有司勒碑碣杜患強君名爲冠自是邏卒不得逞陰積憾于君無由雪會巨盜適符君姓大索不獲邏卒遂誣君曰是立碑禁捕盜者非盜魁耶當事不察遽

遞入禁邏卒急賄吏斃君于獄年五十有五閱歲當事覺始大悔杖邏卒殺之君之冤卒莫能白也

案當事謂李衛巨盜乃紫泥大王武孝廉金三蘭溪人

外史氏曰君幼嘗爲五人墓歌慷慨激烈聞者流涕當君捕逮時朋儕中得一二仗義士安見冤之不立白哉噫夫子稱公冶非罪纍纒何足累君而南宮獨免刑戮加一等矣使君以布衣終名必不冠碑首君之爲孝廉君之不幸也夫然君平生行誼卓卓其詩文之彪彪人間者又豈以一死揜哉

張漢木小傳

君諱宿字漢木秀水人居零東鄉本姓徐父諸生君自襁褓繼張氏繼父蚤亡繼母撫之成立事母孝少貧不學忽從佛經識字始求四子書及五經徧讀之天姿穎異過目成誦旁涉天文地理醫卜太乙六壬奇門諸書無不井娶王氏生子女各一赤貧苦節糠覈不飽或絕糧數日則焚香默坐不屑

乞假鄰戚嘗謂予曰公好大言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若寒不可得衣飢不可得食老漢頗不讓也君稟質厚膂力過人少習耕桔槔獨挽如飛一飲百觚或規之卽立誓三爲度終身不改中年自省非張氏子訪本生父拜泣曰兒不知爲大人遺體也父歿奔喪蔬食三年然與之田弗受曰張氏無後沐撫育恩忍復姓乎予以莒人滅郟風之君不謂然也始訓蒙不給乃更歧黃活人甚衆遂少復故產立分稻法與佃均收兼創條例若干欲上當事通行兩浙不果乃爲鄉約正以孝弟化道閭里人畏敬之卒年六十有四己己六月八日也遺命三日卽窆金井山向皆豫定云

論曰君迂不諧俗與余交獨契余每過遯野輒連牀劇談然性多執拗力主三教一源余去冬寄以永別詩云一生不合唯儒釋獨臥何曾愧枕衾此校之不好佛而踰閑蕩檢者奚啻什伯哉天與奇質使遜心受直言造詣何量

而剛愎自是春秋之義不明不學無術良可悼矣

先伯兄櫟夫先生家傳

公諱于上初名樂字夔一號櫟夫秀水諸生生而醇樸先君雅愛之故小字曰醇郎九歲能作文弱冠讀南陽講義慨然有志於正學於書賈得楊園訓子語篤信之既從錦邨訪茗中諸前輩私謂諸公既親炙楊園不應工舉業博科第欲訪其高隱弟子不可得時蟄菴姚子適來館幽湖公大喜挾刺不敢進盤旋於門者三日乃入謁與語大悅次日復命梓偕往姚子爲說太極及楊園遺事慷慨流涕公顧梓曰小子亦少悟耶時梓年十九自幸聞所未聞歸讀孟子陳代一章遂絕意進取公曰老母在盍稟諸因叩之先孺人孺人曰讀書本豈爲科名哉公意乃決不復命梓試公勤於鈔錄凡經史先儒書悉纂輯同異如紫陽金溪姚江白沙語水尤悉力辨難質之克軒梅亭蜀

山三先生反復紬繹以會其歸然獨不喜著述曰所難者躬行耳口耳何爲
哉亦喜作詩庚寅館故山得山水之趣始事吟咏然出語便自成家見者謂
撚髭數十年不及也初娶張氏蚤夭繼徐氏甲午夏病歿秋一子又殤公鬱
鬱不適初患疝一日晨起朗誦近思錄午餐後疝忽劇夜遂不起急投藥無
及矣時年四十甲午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哀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一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餘姚陳粹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傳二

楊節婦朱孺人傳

壬申

節婦朱孺人梅里人父敬堂母嚴氏天性孝嫜母病衣不解帶者數月崇禎三年春適楊君萬鍾爲繼室閱四載夫亡節婦年甫二十二生兒在襁褓前子纔數齡誓以身殉族黨曲諭曰忠臣託孤寄命徒以刎頸報國可乎節婦幼讀書識大義聞之慄然遂強起乳哺自是沐淚櫛涕撫二孤延師督課董內外家政接賓承祭舉先世窳窳辛勤紡織悉辦于十指族黨咸欽頌之康熙十年季冬卒年六十一郡守吳永芳采入郡志

古民曰節婦夫亡時當崇禎壬申東南文帖西北流氛交亂于世飢荒相仍

赤子塗毒不十餘年而國亡朝中婦人改妝再適者紛然成羣而孺人以少寡經亂離撫孤成立營先世窆事鞠躬盡瘁歷三十九年如一日謂非板蕩之忠臣勝詩文名世之男子委蛇喪節者不萬萬哉吾生也晚惜不令申酉諸公揜袂含涕一誦孺人傳也悲夫

張母朱碩人傳

張母朱碩人雲津公繼配也德性溫粹事尊嫜盡歡相夫子有禮撫前子朝鼎勤懇若已出朝鼎自長逮沒齒怡怡堂下自忘爲前母子也從子陟三蚤孤碩人撫誨之及昏而夭碩人哭之慟碩人生一子朝晉虛嗣不廣復爲公納側室顧氏恩遇優篤顧每與人言輒感激流涕雲津公歿時朝晉甫髫齡碩人教之不少寬假處家節儉賓祭特豐拮据逋負而延師督課歲不少懈朝鼎績學有成朝晉遂棄舉子業肆力程朱之書立身揚名可謂善承母志

矣碩人懿訓淑行方古鍾郝美不勝書詳見蜀山墓志及家傳云

贊曰世人讀履霜操觀蘆衣及臥冰事輒歎前子多賢而後母多虐噫豈盡然哉碩人百行淑慎率性而行非故厚前子以辟嫌要譽者然卽一端概之可爲百世母範矣昔伊川先生述母侯夫人嚴訓卒成大儒今碩人有子從事濂洛之學篤志喪祭爲宗黨師非慈訓有素曷克臻此余於此益歎雲津公之德足刑家澤流後嗣良有以也

貞烈張母徐碩人小傳

烈婦徐碩人歸張公秉鈞公疾碩人奉湯藥不倦疾革時謂碩人曰我殆不起君奈何碩人曰惟一死耳曰奈諸孤何曰有伯姒在何慮公卒碩人即百計求死家人密護之不得遂逾兩月漸輟哭言兒如常守者少懈一夕伺戚屬子女輩先就寢獨逡巡樓下紉鍼補綴次晨家人起失碩人所在驚覓不

得燭廡下井中在焉急起之氣絕越宿矣衣裳百結聯綴不可解遂以殮三日顏色如生遠近聞之歎息泣下時康熙癸丑二月十九日也

贊曰夫婦之義等于君臣存孤不易殉節亦難碩人有諸子可不死特以面許夫子不忍食言乃從容以遂其慷慨之志可謂勇而信矣視世之逡巡畏死藉口撫孤以自便其私者不霄壤耶而格于年例不獲旌錫良可悼也夫一言既矢金石不渝貞烈之性又安可沒哉

張母徐碩人傳

碩人徐氏海昌庠生瞻遠公女歸吾友橫山張子莘臯事姑以孝聞張子蚤棄諸生從事洛閩之學碩人每左右之性耐勤苦躬率婢媵日夕紡績五十餘年如一日有餘資不入私橐佐夫子構祠屋營尊嫜葬兆概無吝色嘗訓兒輩曰妄費則一文猶奢中節雖千金仍儉也自兄公喪後諸從子婦相繼

病厄碩人爲醫療具賓客飲饌積歲月不倦平生自奉淡泊而好施予然獨不佞佛後戶枕西山麓未嘗一拈香登覽也生四子皆補博士弟子員長及季早夭女二長適進士徐審次適國學許惟槐卒年七十三

論曰兩海間稱碩人儉勤佐家業夫子營葬不得已至廢產連負碩人竭女紅悉償復之洵不虛矣雖然抑末也夫行莫大于事親碩人相夫爲孝子業莫隆于希聖碩人相夫爲儒者此其大端乎五柳夫耕于前妻鉏于後賢矣猶曰室無萊婦以是知服勞爲易同德彌難也若碩人者吾何閒然哉

沈母周孺人傳

孺人周氏歸峨山沈公家故貧業孺人紡績以佐薪水姑年衰病隔孺人斷兒乳乳姑姑疾以瘳歲癸未二月里中訛言兵至幽湖比戶奔竄時峨山公館于外惟孺人侍舅舅謂曰吾老死無怨汝盍携兒辟他所孺人泣對曰

舅在新婦焉往闔戶燃燭侍立達旦峨山公初歿子孔鍵三十未娶外氏請昏孺人曰吾兒幸父死得妻是悔父死不蚤也固卻之孺人兩弟早世母姚夫人携孤孫煢煢無依孺人遂迎養于家拮据奉甘脆姚夫人歿孺人哀慕號慟不勝喪而卒時年六十有八

外史氏曰古稱唐夫人乳祖姑及盧氏盜至侍姑不去後世傳爲美談方之孺人非異世而齊軌乎禮五十唯衰麻在身孺人年七十而哭母至殞可謂賢者過之然本之至性非市名也頌之曰孝不亦允乎

謝太君吳孺人傳

吳孺人諱媿父天容公母謝氏幼端重年二十歸四門謝公天愚兩世重慶體舅姑以事舅姑咸得其歡心天愚公爲吾姚詩文宗匠履滿戶外從遊甚衆故家改一委孺人時食指百餘彌縫三黨內外無閒言天愚公篤十友愛

第五弟蚤歿遺子無母孺人撫如已出季弟負逋孺人復慙惠鬻產以償其課子秀嵐極嚴幼乳不敷長多病艱辛撫鞠天愚公或以獨子寬之孺人課書史及出入交遊不少假也秀嵐少曠達有大志徃往土苴科名孺人每誡曰負高而不副以實學非不朽業也平居自奉儉約而豐于賓祭余嘗偕汪子津夫信宿蕉雨軒孺人躬視茶鑪酒鼎不倦既別歎曰吾雖非杜黃裳母然聞二公緒論吾兒有古交宜不瑣瑣爲今人矣孺人歿今十餘載秀嵐益肆力古學崇風節不辱其光凡以體孺人教也孺人生康熙乙巳卒乾隆丁巳年七十三子一秀嵐女二

論曰嗟乎闡教之衰也以庸懦爲德以刻吝爲才求其共順而多能儉而識大體者幾人哉若孺人來殯五十餘年孝婦令妻嚴母一一無忝宗黨稱頌不亦宜乎以不朽課厥子他日顯揚豈在齷齪科第哉

李孺人傳

人子不幸少失母既卬角就傅嬉戲從羣兒及冠有室戀戀妻若子其賢者則工帖括弋富貴且號于人曰吾以揚名顯親而已吾友鈕子膺若六歲失母李孺人哀慕二十年從親舊訪母遺事摭其略請余作傳噫膺若之孝若此卽母夫人之賢可知矣孺人姓李氏幼端凝長涉書史祖狀青公鍾愛之爲擇佳壻得鈕公靜蘭贅于家孺人性至孝撫異母弟極愛數迎養姑曲具甘脆至典釵珥弗以聞中厠廁不以屬婢姊姒雖遠隔歲時饋遺不倦教子極嚴而馭下以寬子世楷生四歲僕偶提抱失隊幾斃王父南吉公盛怒將杖之孺人解慰曰此粗人初犯可宥世楷五歲就傅小不率教則嚴督不少假也孺人生平不好佞佛雅善烹宰南吉公每宴客使孺人典庖職切肉必方斷葱寸戚黨中傳語以爲迂闊而孺人稟性嚴正事率類此卒年三十

四距結襦纔十年耳易簪時摩世楷頂曰吾不見汝讀書成人矣世楷奉母遺命讀書砥行今補弟子員他日所以揚名顯親者豈區區以簪笏塞乃責哉烏呼是亦足以徵孺人之教矣

外史氏曰士君子矯飾外貌或不幸而壽晚節潰裂不可問況女子乎若孺人之賢使享大年淑德闡行矜式薄俗可勝紀哉而不永其年命也然有賢子表母之賢以壽于後孺人不死矣雖不幸而不壽亦何憾哉亦何憾哉

徐孺人傳

徐孺人張氏吾友莘臯長女也幼端淑喜誦書年及笄篝鐙事女紅丙夜始寐火延牀幃及屋婢媪驚起挈之走辟孺人曰火自我發不息殉耳率弟士傑力撲滅之事親至孝父遭喪哀毀每涕泣勸慰母染疾數載抑搔扶掖不遺餘力年十九歸徐子方辰奉嫜有禮方辰苦學得疾奉湯藥寒暑靡間教

子女極嚴衣食纔足溫飽嘗曰古人教子弟學未成不聽食肉可法也甲辰
舅命析產歲荒食指幾三百孺人刻苦操作十年之間猶益市田七十餘畝
云其歿也年甫三十九萃臯哭之哀屬書其畧如此

徐節婦吳碩人小傳

碩人峽川人吳公諱某字甫申女歸徐君詢周

諱宗鹽
邑庠生

逮事舅姑得其歡心

詢周蚤歿碩人年三十三哭過哀患目眚子楹甫六齡根二齡耳家故貧辛
亥壬子值荒歉竭女紅供甘旨乙卯舅卒碩人亦病兩目遂失明自是紡績
薪水暗中摸索供喪祭教兩孤哺哺訓以身體實踐不徒事章句語皆闡合
先儒之旨壬戌三月卒年四十六以不協例未及旌云

古民曰西河哭子喪明爲溺愛碩人以夫與舅喪明申纏過于昔賢矣桐鄉
程巽隱先生贊朱節婦云非唯失節之婦慙然世有身不離先王之法服口

不絕先王之法言而爲移座客者聞節婦之風亦可知魏矣余于徐碩人亦云然而碩人之遇與操彌苦矣余非盲于心者而立憲不如巽隱何以不朽我節婦哉噫

節婦張孺人傳

辛未

節婦張氏年十九歸蔣君蘭芳閱兩載蘭芳病卒節婦痛不欲生家人苦諭之乃起撫周歲女繼從子純斯越數載復天無後庚申姑亡癸亥拮据葬姑及夫遵灰隔法今五十一節婦弟學川及女皆從余學學川嘗以姊食貧不得題旌爲恨節婦慨然曰夫死不嫁天經地義婦人常事若圖旌獎是爲利也吾見富家夤緣得之苟不稱實雷震石坊徒爲辱鬼耳學川爲之歎服古民曰余壬子秋坐靜愉齋池上納涼節婦猶子擔斯謂余曰兩間恨事楊園爲紫陽後一人而不得列兩廡何也余笑曰彼張璉劾忘宋事元應黜者

何人哉非楊園或反以從祀玷果爲楊園不以不從祀晦也大哉節婦之言
乎與鄙見適符矣來兩月明起擔斯于九原當爲拊掌也余曰爾聞婦事

周貞婦王氏傳

王氏女蘇州人父廷松誕女之夕夢叢桂芬烈遂名曰桂年十六許字周之
冕閱歲之冕殤女聞訃慘戚易色服茹素默以死自誓父憐之其舅商彝勿
卹也父卒舅亦歿乃歸周立猶子存仁爲夫後旣而遵父遺命携姑守貞于
家依其兄承熙以老歲時竭紡績饋其姑弗懈云
外史氏曰貞女生于蘇不爲俗囿節雖過難矣其初訃聞隱隱自誓不欲矜
已之節而堅如金石其處死爲尤難也使舅果欲奪之則一匕首從夫地下
久矣旣立後而守貞於家豈得已乎薑桂之性老而彌辣夢非虛兆哉

徐貞女傳

女秀水人先世自蘭溪遷幽湖父晨山公自幼訓以詩禮敏慧宛孀長能詩許字沈氏父疾篤女撒環瑱以奉湯藥既歿哀毀不欲生閱半載夫病夭女聞訃欲就翁家執喪家人百計沮之女潛然曰我知有父命耳女子許嫁纓示有所屬也若懷二心他日何以見父地下遂服嫁衣歸沈氏翁姑重其節拜之既易衰不哭終日不食夫殮後乃徐進糜飲夫叔母某氏故守志喜曰此吾同心人也遂聯榻寢處誓終身焉時年十八女初來時取舊所作詩草悉焚棄或傳其立夏日哭父句云不知地下逢今日也有青梅佐酒無此外無存者

論曰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于諸侯禮也許字而未嫁未成乎婦也矢志守貞非賢者過之乎然貞女篤孝從父所命死其夫乃不忍死其親也觀其從容就義得之庭訓者豈偶然哉與世之激烈殉名者有閒矣

嫂陸氏孺人家傳

節婦陸氏先從兄中礎公妻也公諱天柱

徐本作桂今以字中礎證之改柱

蚤卒節婦時年

三十二撫孤熙未昏而殤繼異姓子熹子婦甚孝遂不忍更立同姓畢生勤苦一無疵玷姑蚤卒事舅曲盡婦道年七十四卒

論曰守節難立孤尤難以異姓嗣夫徒以子婦之順而不擇諸同宗所謂婦人之仁也然代夫事舅白首無疵其節孝亦豈易及哉

金節婦吳氏傳

節婦吳氏吳江人親疾嘗禱天求代年二十四歸金公汝璧結褵甫四載汝璧業儒攻苦病療節婦經營藥石卒不起誓身殉或強之食飲勉以撫孤逾年孤復殤痛不欲生夫同祖弟版義爲立後置膳田佐以紡績事姑朱太君竭甘脆姑歿拮据營葬并舅及夫耐穴祖塋平居茹素淡泊終身其訓族屬

子姓諄諄以孝弟爲先務故合族咸敬禮之號爲白髮女師卒年九十一
外史氏曰吾見甲申後諸公初矢志不屈或不幸而壽遂爲失節婦議者反
以永年惜之烏呼幸其速死以全節卽幾幾不自保矣志苟貫金石期頤何
病焉若金節婦者豈特一族之女師哉雖呼爲須眉老臣完節九十翁可也

貞烈楊氏女傳

烈女父諱汝雯嘉興梅里人幼宛淑通詩書事親至孝字同里陳生學澍未
昏而學澍夭女聞訃悲慟擬奔喪兄爨不可阻之居二載勸之嫁烈女絕粒
七日遣婢迎其姑至奉歸聘物并告割父所屬匿田屬姑爲他日立夫後計
遂吞鉛而卒時年二十四詳具郡志

論曰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
之夫死亦如之然則先王制禮爲可傳也未成乎婦者必責以不嫁豈中道

乎然末世俗薄同牢而更節者視夫家若傳舍然若烈女者乃以死殉未嫁之夫廉頑立懦砥柱頹風厥功豈小哉

濮貞女傳

貞女濮氏名蘭濮川人父行先州別駕幼從陳師謹堂授四子書毛詩通大義年十四許字陳生案案補邑弟子員未昏而夭計聞母周孺人闕弗使女知既半載侍婢竊告貞女遂屏華飾託奉佛清淨母亦弗覺也歲戊午有媒氏問名孺人未之許侍婢遽以告貞女遂絕食數日舅氏周緩菴至諭之曰未昏守節賢者之過非先王中道貞女微誦曰中庸不可能也白刃可蹈也舅喜曰能如是乎母固樂成汝志不更字也但守可死不可死則陷母不義貞女首領之卽命進糜飲舅又曰夫家倘備禮以迎若何貞女曰亦唯母命陳氏聞之舉家感激流涕擇日迎歸爲立後時年二十一

論曰余往來吳越十年間所聞未昏守貞得四五人焉然皆當喪而赴或一時意氣所激未有默矢厥志六年不言如濮蘭者及夫家備禮始入門稱未亡人稅服三年可謂處禮之變而不失其正幼佩師訓終身以之古云酷似其舅非是母不生是子者蘭之謂乎

周貞婦景氏傳

周貞婦景氏餘姚人父伯雲八歲許字周尙賢十九尙賢歿女聞訃慟絕母慰之命歸周守志周乃具禮迎歸廟見成服及尙賢葬畢投繯以殉舅姑救之蘇遂請立夫後汝泗躬紡績以給爲汝泗取黃氏生孫偉林未幾汝泗夭偉林甫三齡亦殤貞女哭之目遂盲年五十五矣

外史氏曰女字而守貞未成乎婦也節雖過志彌苦矣或垂莫子孫森森食苦節之報聊自慰耳貞婦立夫後蚤歿幸得孫復殞與媳斃以老天乎何

心厄之若是其酷也在貞婦固無悔矣何以獎厲中材俾勉爲義乎噫嘻
悲哉

史氏三孝女傳

史氏三孝女姚江人長橋姑次樾姑次蟻姑母邵氏監產厄生孝女橋命勿
育鄰媪收之及長孝女聞默自痛恨欲立奇節自拔女流事二親至孝兩妹
化之共誓終身不字以養父母庚戌秋母卒三女號慟不食誓以身殉兄節
亭沮之不可父聞痛哭不止孝女乃強起食飲葬後奉几筵內寢朝夕奠越
二載父病革屬孝女曰我過愛汝慎選壻致悞汝汝三人不死母必死父矣
然庶弟甫四齡其母必去誰衣食之汝能保弟乃孝之大者孝女泣受遺命
然猶七日不食兄責以父命乃復強食及葬合奉几筵祀于寢未幾庶母去
撫弟復夭孝女大慟曰爲吾弟不得從二人地下今安得死所哉遂告兄

居遂至自爨以奉几筵橋尤聰慧工女紅書算兄家事必咨以行飭身極嚴
雖兄至隔幃語不輕入室唯族父公貽公孝女素欽服偶一見談古遺事衡
斷皆合大義族父亦雅重之父斐章公精兒醫爲人樸懋病家黠或函礫投
之不與校他日招復徃久之俱感媿悅服其生三孝女其稟受固有自也

論曰唐時五女不字稱宋若莘姊妹彤史榮之然不以孝聞也又俱召入禁
中呼學士膺封誥遇雖隆爲名所累亦不幸矣若史氏三孝女深閨矚如常
畏人知始欲以死殉父母不遂奉木主寢室泣奠終身其志良苦矣夫以孝
作忠使三女及時各遣嫁或不幸喪所天必爲節烈婦無疑又使三女爲三
丈夫生祥興後抱茲苦節非仁山白雲則臯羽一流人也其肯爲草廬爲孟
頰自黷其父母之身哉雖曰不字滅倫毀幾滅性賢者之過非中庸然亦足
以挽頹風而振汚俗矣烏呼難哉

張節婦傳

節婦居庸人夫農家生三子夫病籍草臥池側暴背婦旁績夫忽起跪婦前曰吾病必死死後三兒亦必死願吾妻養吾老母葬後乃嫁吾目瞑矣婦驚起泣諾之既而夫果死死後三子皆成童相繼死老姑憐其年少遣之嫁婦不從姑怒辱詈之婦終不從一日夜半姑忽驚仆床下大呼婦急入扶之姑曰頃有黑人持兩蕉扇扇我膽落矣自此與婦同衾臥不敢復言嫁遂養姑終身壽九十婦亦壽八十而卒

古民曰三子之死夫非有先兆也迫于孝母之一念特危詞以堅婦志耳農家婦人安知節義而激于夫之一跪一言既諾百折不回烏呼有夫之孝有婦之節而竟奪其三子天道安在哉或曰不如是不足以成婦之節殺子以玉成其母至仁莫如天至忍亦莫如天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元配姚氏小傳

姚氏武林人父玉馭太學生母楊氏玉馭公治家嚴雖密邇西子湖未嘗令女輩一游天竺壬午春歸我性醇樸事姑及冢婦一以宛順冢婦不坐不敢坐也生二女長適鄭炎庠生次適范鼎生一子然痘瘍以哀痛成瘵疾癸巳五月卒年三十三生辛酉九月二十日

謝孺人史氏傳

謝君左訪諱秀岷雪漁子從兄也配史氏孺人初歸時夫語之曰吾家赤貧吾繼母諸性極嚴女能堪之乎對曰勤操家順事上天下豈真有難事哉果得姑歡心以孝聞甲辰夫以賦役貽累辟之河南依外舅轉而游燕思寄籍博科名辛亥遂以病客死孺人自夫遠行後家食指幾七八十無寸田悉仰女紅以給每食必具甘脆於嚴姑姑歿拮据以殮而夫訃至誓不欲生絕食

兩弟節中節和勸之撫孤乃疆起茹荼嚙蘖今歷二十餘年如一日也
論曰王炎午生祭丞相可謂不知已或曰以宿感耳夫蓋棺論定志士所以
自砥若孺人者入門一諾已足覘其晚節矣孺人有兩小叔撫之成長求異
居嫂彌困然叔亦困嫂更周卹之不倦以婦人而勉爲薛包豈易得哉

鈕烈婦傳

烈婦沈氏新溪人歸鈕生禹聲吾故友膺若子也婦季父俠菴亦與余交契
己巳九月歸自邗江聞烈婦殉節事爲悲悼作傳云禹聲少孤食貧不得已
去而爲賈俠菴憐之妻以兄之孤女丁卯之臘成嘉禮婦事姑孝事夫子有
禮己巳春夫忽患疾閱兩月不起烈婦豫紉其衣裙夫之辰刻屬纊烈婦遂
扃戶自經絕于午年十九時三月十五日也余始交膺若爲其母夫人李立
傳膺若之歿也于其詩文亦叙而壽之余無子不立後膺若子夭而有烈婦

復爲之述其顛末余之老病垂死與鈕氏三世相爲終始亦可悲矣

論曰孔子云守死善道爲篤信好學者言之拘墟之士動以之律婦人迂矣烈婦從一而終義以身殉亦可謂得死所矣必曰烈婦死大遽姑方厥待姑之蘇立孤終養爲孝此旁觀坐論耳趙江漢聖人之徒不死姚樞始俘時而壽終大極書院所謂由也不得其死自居善道可乎由是觀之殺身成仁非處世之難而守死之難也烏呼如烈婦者江漢濯之何玷焉

程節婦孟孺人傳

孟孺人程君起鸞

字五章

配也康熙丙辰歸君閱一載君病卒孺人年甫二十

無子女母黨諷之嫁哭詈之姑聞告長子起龍

字天御

時彙弟已析箸起龍慨

然曰弟婦守志吾家慶也吾雖貧不贍之終身者神明殛之節婦遂拈香家祠立誓自此茹素坐臥一樓雖至戚不一面起龍以第四子銘後之蚤世又

繼以第五子鎬癸酉節婦葬君于祖塋辛卯六月以疾卒年五十四
論曰少寡無子諷以嫁痛詈之可謂無所爲而爲矣卽伯氏不設誓贍之終
身甯慮其有他志哉然天憐苦節必有玉成之者非偶然也吾見守節之士
初志甚堅而曲說搖之始焉痛詈終則宛從者不少矣而况婦人哉有兄弟
然後有夫婦有朋友然後有君臣亶其然乎

吳節婦張孺人傳

節婦年二十歸吳君天機故明吏部郎甲戌進士諱本泰姪孫也天機蚤世
節婦年三十子女尙幼家酷貧乃勤紡績撫之及長昏配長肇禎次肇龍爲
商相繼客死又撫孤孫至成立壽八十四生順治十三年卒乾隆四年
論曰烏呼甲申以後明進士改節再適者可勝數哉夫猶君也節婦三十夫
亡至八十四二子客死又撫孤孫過彌艱矣而始終完節本泰公九原可起

得不自慶閨閣有文山疊山哉或曰拘于年例必更之曰二十九而寡則非
信史矣

雙節傳

金孺人諸生張君諱宏道配也年二十六夫亡守志事舅姑以孝聞既而舅
姑及祖姑夫弟遠恂娣沈氏李氏俱相繼歿以一孤嫠歎歲支吾七喪人以
爲難且竭紡績營葬費至丙申春冬遵家禮灰隔法葬祖姑及舅姑及夫以
下凡十一喪立猶子行冲爲夫嗣年六十七而卒李孺人卽宏道弟宏進
配也十六而嫁二十寡惟一女苦節十九年如一日事舅姑孝教女嚴里黨
奉爲闈則年三十八而卒彌留女請遺訓曰女憶五叔母沈孺人乎卒時以
已產十畝爲祖墓公祭田吾田倍之亦以半入公祭可不及其他
古民曰橫山張氏多節婦或以咎青烏家予謂不然忠孝節烈都由先世德

澤多多益善不然庸夫婦世慶齊眉甚且遺玷前人何足艷哉習俗慢葬偉然丈夫有數世躋厝宮視然人世者金孺人以十指營十一喪于四載之間九泉永固立嗣承祧其所見者遠矣

殤女劉有姑小傳

吾友劉子讓木三子俱從予學而殤一女有姑聰慧解書史許字鍾子未昏夭女聞不言而神傷父察之婉諭以在家從父吾無兒女卽兒也當事吾終身閱半載許字方而女旋病病且革謂母曰病死勝尋死母弗悲母試舉一字令兒測遲速母指案曰碗女歎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宛其死矣當在今夕是夕果歿

古民曰未亡人三代下患其不好名女未嫁而夫死又患其太好名若有姑者當父曲諭時慷慨言志可博貞名矣而懼傷父心隱忍從命及更字卒以

憂死寓貞于孝而不居貞孝之名以默遂其初志可謂善處變矣三讓之心
卽叩馬之心而晦迹于采藥孔子闡其微卽小可以喻大然則有姑之曲衷
非古民孰表哉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二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書 丙申 丁酉 戊戌

與李魯培 諱楷

復姓一說懷之已久未敢卒陳今思及兄之身不復後世能保有賢子孫耶
念外氏之恩不忍遽復者情也重宗祧之系不敢苟混者義也自有祖宗有
此姓一旦自外本宗而冒他姓其責有歸幸有讀書識義理者出焉明知其
當復而因循不果其罪更無所逃數世以後安知不以李爲異姓而通昏媾
耶卽萬幸無此事而祖宗之不可絕姓氏之不可混理本昭昭也若患一向
叫孰外人不及徧曉凡遇簡札書復幾世姓李某久久自然改口卽使不改
人自宋我自李于祖宗可告無罪也唯力行之無怠

與阮松巖

諱林

尊瑩大費經營幸而告成外間紛紛都云不利長房令弟大不安云甯我死
敢累兄耶遂急謀遷地足下斷弗搖惑堪輿家言人人殊如醫者入病家檢
點前方不詆涼則詆熱只是奪生意耳何足憑然此猶有脈證可據若來龍
結穴山頭水口穿鑿傅會何所不通令此時有十兄弟利長不利次利次不
利三三怕死房房要好雖一歲九遷其棺終无十全之地因循耽閣家道
漸消不肖輩出咸陽一炬而已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得享其子一坏之封
妄信邪說播遷勞攘罪何所逃父子兄弟本一氣利則俱利害則俱害决無
伯盛仲衰之理卽貧富不均貴賤殊等或由氣數或人事豈區區尋丈之地
所能操其柄哉孰思之

附與□□

庚寅年

聞欲遷葬豈惑于形家之說耶人子葬親必擇土厚水深之地只爲保全遺骸不使五患及之非以朽骨爲求富貴之具也兄若以水泉螻蟻之故不得已而爲此舉猶可言也若以科名不遂財賄不充而妄聽邪說輒思變更今日既昇之東明日復移之西震驚其神魄搖亂其骸骼以求不可必得之富貴卽使郭璞復生某科某甲某公某侯豪髮不爽孝子必不忍爲離祖父之靈亦寧使子孫貧賤不願受此勞攘也况萬萬無此理萬萬無此技乎充類至義之盡設有堪輿倡爲妖說謂必火化乃速發必水葬乃大貴亦將欣然從之乎或得吉地而其親壽考不及待其死以廕其子孫則將嗇其食飲拂其心志以速其衰而致之斃乎且卽以利害論或原葬之地本可以富貴而纍遷而纍下擇地求福乃更得禍將若之何兄之仁孝必無過慮弟習見人子之葬親者徒爲一己之榮悴而不顧遺體之安危堪輿之擇地者但思銀

錢之飽橐而不念物力之艱難故激而言之惟恕其狂愚而垂察焉

與某

不利長房之說本不足信足下愛兄之誠乃云甯我死不忍害兄令兄亦云我弟苟利吾何足惜卽此一念可以格天雖不利利矣况其言出之堪輿相傾相軋全無憑據付之一笑可爾斷不宜輕舉妄動致遺後悔卽二陰夾一陽之說亦不可惑夫居中妻居左右尊卑秩然不容亂也尊大人柩垂朽窆時幸無恙豈堪再震驚耶世道陵夷求如足下兄弟爭死者何可多得向見一友酷信風水而不睦其兄日求不利長房之地而遷之一歲蓋屢易也最後兄以疾故適當遷後之七日人雖禽獸目之未始不以風水爲神不知弟欲弑兄是何等事而地乃助之耶天地間氣雖雜揉畢竟拘理不過爲善不蒙福爲惡不得凶或一時之變究其歸惠迪從逆自不可誣氣不常伸理不

常屈天理地理豈有二邪願足下兄弟充此一念力敦孝友終始無間揆之常理自當獲福盡我本分本非希冀功效而不求自至者亦是不爽紛紛邪說何足信哉

與鄭生

去歲聞足下有意外事卽欲下一鍼砭自媿相處一載迄無寸效豈口頰所能感動每下筆輒手顫不成一字尊公厚德乃有此兒天道安在然物極必反一生轉關未必不得力在此只看自家廉恥何如耳大抵一時悔悟專靠不得須常以此事自勵戰戰兢兢持之以恒庶幾少蓋前誓不然乘間竊發按捺不下安保其不復蹈耶努力努力

與從子煜

字光四

尊老年高客瘴癘中可危聞女今往代職甚善但四五千里使老人崎嶇獨

歸雖有健僕人子之心安乎扶持抵家秋間復往方是正理事勢所迫不得已遠游已失子道况可急于取利置乃父風波鞍馬中不一顧耶昨得來字切切以飢寒爲憂此吾妣自取不縱酒不打牌今日且擁數千金作富家翁矣何至使白髮翁僕僕閩粵以糊其口哉往不可追慎之將來而已貧賤憂戚玉汝以成處此境界正是磨鍊筋骨處徒然怨尤未有不窮而濫者勉之

答范巨川

諱時濟

左書本文人好奇之習弟方悔之兄乃強爲效仿愈形其拙耳况要藏拙一念亦是人欲處今世特患不拙拙何必藏耶詩頗佳但不稱其人未免失口凡下語須有分寸闕象山陽明而接濂溪繼楊園此是何等事而以且文當之卽王令徒時藝纒覆一簣耳而兄卽以九仞許之師弟朋友兩失之矣春初芬兄創一詩會會詩一文二弟專以詩應閒附時藝恨遠隔不及速正也

與潘起濤

一夫一婦庶人之職此是正理卽以利害論此輩那得好質性嫡庶閒必不能和睦尊嫂一時意氣需人操作偶從曳耳他日未必不大悔卽兄亦未必不大悔也各有子女爭長競短或數世受其累余所見者多矣况養身之道所係不小諺云錢在手頭能自主耶辱兄愛厚他時謂夷簡不言何以謝知已若乏人役使媪婢可覓天下事那得許多便宜定一舉兩得耶熟思之何如

答巨川

前藏拙之說尙未盡此閒理欲分界只看朱子任意則疏取妍則惑二句便見程子只此是學不外一敬字知其拙而藏之猶取妍以悅人也此種心術不可不蚤辨昨偶于舍親席間值三友痛詈吾兄誤人不淺弟力辨不可得

所謂不善者惡愈見身分庸何傷然古人能使狡僞獻誠暴慢致恭是何等學問不可不自反也偶作時藝外閒紛紛強令就試雖崙表亦然可發一嘆
答馮大詩附正

與金方行

不哭孩兒誰不會抱家庭齟齬處正是長學問處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語須著實體會於父母不是處見得無不是於自家極是處見得都不是方能盡子道大約世間父母不是皆子之不是致之子苟是父母未有不是者所謂喻親于道也今人未論喻親于道只求他尋常在父母前一副和樂歡喜的面孔尙不可得遂欲瞋其親而舜其居兄之孝必不至此然吾儕學問不到氣質變化地位尙保不得也色難溫氏母訓最好試孰玩之

作時文取科第已是騙局跳不出這圈子就中要做个正路上人不過看得書理明發揮得聖賢意思出可以羽翼經傳亦是不愧至于應試不過據題直書而得失置之度外如此方稍稍立得些身分若專靠爛時文盈千累百塞破肚皮東勦西襲欲以多篇取勝此又騙中之騙不但文品日低只成無頭學問卽人品亦不可知矣况目下已不作此騙局而足下猶勞勞五經閒可謂不善詭遇倖而獲禽終非已有也辱尊師見託不敢不竭其愚弗以巖直而怒之

與金南臯

人只爲營營衣食易得頽喪志氣讀書亦無趣味所以錄錄一生然此亦是中人以下姿質故爲境遇所困若吾輩立志正要從此磨鍊到得日午不炊而歌聲出金石淡然忘之乃見力量吾兄負郭且數頃精廬幾間坐矮桑叢

竹中春禽滿枝秋菊盈圃雙親矍鑠米鹽瑣屑官稅私逋絕無與吾事處此境界正宜潛心經史力敦孝友以答彼蒼厚我之意昨讀來文頗草率似不甚下工夫者春初奉訪聞出外戲牌弟已疑之意新歲俗例偶爾漸染拙句面規決當悔悟今以尊作證之恐尙未斷絕也君子居安思危久樂不淫誠以盛衰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憂勤惕厲懼其狃安富而驕侈生忘禍亂而鸞擊萌也兄之謹厚必無他虞特恐因循悠忽玩日愒時讀書不勇猛識趣不高明未免隨俗習非不克振拔耳試思古來裋褐不蔽體藜藿不充腹大著眼孔豎起脊骨欲作千載事業者何人哉幸而食飽衣煖具爲善之姿而妄自菲薄對此須眉必有慙然奮發而不能自己者矣梓非好爲大言以兄本質近儒少英氣聊以廣心胸正趨向耳其未當處幸不吝徃復

與姚子宏

人立品須在窮時於此處打得出纔是豪傑此天下第一難事魯培嘗言窮字從穴從身從弓大有意義人身在穴中如弓之曲豈不怨悶於此擡得頭起立得脚住豈不是个好漢說雖穿鑿大足猛省兄行醫亦是爲貧無可如何然心術却壞不得一病到手見得未的甯可力辭弗以人命爲兒戲明知自家醫不來却算計明日蚤飯無米且發一劑先得四五分藥資再處或度其家不貧微幸得痊決有甜頭如何舍得放過或自解自慰天下那有眞明醫擺了藥箱只爲行道若箇箇回頭豈不壞了名聲胡亂地醫去未必不中不中亦渠命也凡茲皆所謂壞心術也既作此業須下一番苦工平時孰看方書臨證仔細體認有疑則質諸明者斷不可強不知以爲知如去年包治痔漏徒使人作話柄也至于親友緩急亦情之常然不當竭忠盡歡求全責備楊園所謂麥舟之贈在忠宣義固應爾而曼卿不可以是爲心也此語當

熟玩向曾見尊齋壁間書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十字具見家學淵源只從此鞭策人品決可觀努力自愛

與子宏方行

兩兄詩多激烈初學先須理會古人氣象大抵溫柔敦厚是詩之本旨放言高論輕世肆志雖激于時勢畢竟只是客氣一味叫號絕無含蓄所養可知僕亦每犯此病分佩曾見規終不能改以此知涵養本元功夫最是切要不涵養氣質何繇變化况儉德辟難今日尤不可不謹兩兄未免漸染僕之習氣自悞悞人真可懼也

與沈南谷

古人詩沈雄悲壯自有含蓄不似今人一味嫚罵叫跳如外淨出場鑼鼓喧鬧只博兒童贊歎也然反此求之又一味衰颯沒氣魄或粗淺無味或煽頭

側頸卑靡不堪程子所謂扶醉漢真無可如何也大抵此事只是支流要從源頭上下工夫讀書多見得道理透集義久養得正氣足自然由中達外出語沈著極平淡中極精深極激昂處極渾厚也僕詩雖不卑靡而豪氣未除終是源頭上欠工夫此正是受病處足下勿誤學也如足下地位且不必學詩只將小學四書孰讀俟有得力處然後商量何如

與松巖

填詞不特壞詩格且壞人品須眉丈夫乃效兒女子閨閣中語不大可羞耶宋人詞非不佳然皆靡曼之音金元之禍未必非諸文人兆之也僕少時亦嘗溺其中至今悔悟無及若當時不作此等閑工夫專力經學培植根本今日豈荒謬至此耶談虎色變深不願足下效之其長調悲壯之音或不妨暫寫憤懣然力量不到亦未易摹仿也

與倫表

來詩非兄本意只是無可如何故作轉語正是極痛切處善讀者仍是一欄一掌血也然過高之弊亦不可不辨子張論交注中補出大故當絕損友當遠二意道理方完密未到孔子地位只想見南子豈不可笑來喻恐人道我窄狹故示寬大處末俗患不窄狹耳窄狹雖君子不由尙是謹嚴一邊人若一放鬆其流之極不知何所底止名爲寬大實則驕樂佚游宴樂而已比六三之象聖人垂戒用一傷字可玩也

與分佩

所說鏤字本去聲入宥韻平聲上入虞韻十一尤並無此字人多誤用淇兄沈靜兄既歎服宜自體察收斂昨席間與載兄尙多謔語恐非所以訓諸徒也立方器度頗不易得數學相長其益無窮若自家渣滓未曾消融氣象粗

躁師表二字何以承當梓自省平日病痛只坐浮淺二字涵養不深克治不勇對張氏諸昆且有媿色然不敢以己所不能自恕恕人唯共勉之何如

與鄭博也

蚤間遣人走問聞往觀劇有此閒工夫何不靜坐看一章四書讀幾段正經文字耶此中意味深長比之緩歌低唱天壤懸隔也若謂學已充足不妨玩物適興僕誠迂談然溫故知新義理無窮縱使自信得過奈何遽生滿假年已三十時藝尙未精熟三兒遶膝儼成翁矣而童心未去何以自慰况處境甚迫朝薪莫米上累嚴親下慙妻子正激厲奮發之時而從容暇豫若此達人胸襟真不可及也

與張恕夫

諱宏牧

昌黎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然則

吾兄處境特患不窮卽窮亦患不極不足激發志氣錘鍊筋骨爲世文爲傳世人耳兄乃以先業墮廢常自鬱鬱何所見之不廣也盛衰循環本屬恒理且非自我致之於先人可告無罪卽使不善會計有此挫折亦正是自家天姿樸懋可與入道處爲仁不富爲富不仁豈虛語哉鐵筆一項雖文人事充類言之亦玩物喪志之一端移此工夫着力方寸閒析理如利錐去私如快刃切磋琢磨金錫圭璧其所成就表見豈特區區秦章漢篆山橋雪漁而已哉爲兄善後之策唯有刻苦奮勵讀書砥行百凡節儉以給衣食不憂貧困而恥富貴不狃末技而期大成抱昌黎之學不上宰相三書負子厚之才不入叔文一黨則窮之大效也兄自字恕夫兼號嬾髻寓意不淺然恕以接物則可恕以處己則不可嬾于應酬則可嬾于問學則不可若徒悠悠忽忽欲以文人名士終其身卒之名者不名而文者不文豈弟之所望于兄乎交

淺言深幸貸愚妄

答吳昂千

承教具戢厚意僕固非善書者亦不願以書人自命但鄙性不喜柔媚姿態見思白字輒兩目隱隱刺痛子昂丰骨稍勝而俗過之且薄其爲人每閱一兩行不覺掉頭擗面獨于魯公書反復不倦如見明道先生泥塑端坐又復接人溫然使人愛敬不能去然腕拙力弱極意摹仿僅得貌似若草書則皮毛亦不類也去秋與亦亭戲作左筆以左之生澁化而入右頗得古人斂股漏痕之遺意而草法遂稍稍進初不知其爲懷素體也今年春豁上人來云近得懷素千文帖與公筆意相類僕雖唯唯亦不期其同明日上人袖之來展卷良久相視莫逆若千里外逢故人問家鄉事不禁握手大笑於是外間紛紛遂居然懷素我矣僕非有意學素而偶與素值則不素可素亦可兄乃

謂素書不可學學之恐潦草不工夫潦草之弊不善學者自致之與素本無罪若僕執筆頗兢兢不敢放縱乍看雖似奇怪草率而結構又極平易樸鈍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自叙作文源流具有苦心僕之於草書亦然但患學力未到不能造神化之境固不患其潦草也且素之書與顛旭並馳魯公亦自言得張長史遺法則素與顏本是一家非顏正而素怪顏可摹素亦可仿也若以不宜于衆而求免于流俗之譏謗是必爲鮀之佞朝之美而後可僕何敢出此况兄於魯公既不惜使僕爲蜀之日獨於懷素又不欲僕爲粵之雪何哉夫有意駭俗好異立新固學人之大病氣骨不立取媚時目人品更不可問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特立獨行不諧於俗與索隱行怪取惡于世者其間大有分別朱子之學整齊嚴肅而書法瀟灑不拘初何病於心術虞世南書未嘗不端楷而貽臭千古蓋自有所以爲分別者不係乎區區技數之

末也兄意中大抵橫著雅俗共賞四字故見旭素等書未免驚詫不知此四字作成低則時髦高則鄉原名爲醇正不過馮道之謹厚胡廣之中庸而已其爲心術之病可勝言哉至于左書僕去冬卽已深悔得兄愷切詳示益自悚惕歐公謂石推官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兄今首發難矣事無巨細必思爲法天下可傳後世誠不可不慎也總之吾人根本學問須自努力從低平切實處作到高遠精微地位書之工與不工固不足論特恐支流混濁反能搖動本元亦不容不辨唯不立異於世不苟同于俗不以末技妨正學不作無益害有益如是而已矣迂談無當勿訝其愚而可否之幸甚

與孫玉輝

久不得書忽聞久甥之殤令我慘怛致病何繇豈太聰明早事穿鑿耶淮陽

風俗澆淫真不可居也未昏守節雖非中道叔世實不易得然一時意氣終保不定要以速死爲幸不速死正須著意保護使之白首完璧亦一大事也里中一少年暴卒其妻大慟自縊家人救之蘇今雖無他故未知向後若何僕嘗謂凡遇此等事只以不救爲是此不仁之語正所以爲仁也何如

與吳昂千

同祖兄弟實與胞兄弟無異蓋以父視之猶子卽子也以祖視之庶孫猶嫡孫也卽使橫逆見施猶當體祖父之心自反自責勿與較量况隙自我開釁由利作形之紙筆鳴諸官府設祖父在忍見之乎昨偶見庭中新竹向陽者發榮滋長自遂其天初無驕色其近牆一枝頗覺偃蹇然亦無妒容黃葉瘦枝挺然不阿轉有佳致生本同根或盛或衰安于所遇而並行不悖靜觀物理欣然有得食芹暴背不敢自私分餉吾兄唯笑而納之

與潘起濤

屢晤苦次足下戚容可掬令僕亦不敢縱談孝思感人可敬可敬處末世那能事事盡禮只要根本不壞如不酒不肉不御三語是大要也三者不御爲難古喪有疾許暫酒肉而此事則無可假借然亦不是好名須自家本心上過得去若一概信心則又不可先王制禮賢者類而就不肖者企而及自有一定之範圍不得踰越不然使婢丸藥者何以坎珂終身哉里中一友遭母喪其妻十年不娠而生一女一子或戲之曰君居憂真合古禮小祥者女子之祥也大祥者男子之祥也滿座絕倒此公儼列衣冠初心豈不欲欺人特以意有所恃遂肆行無忌不知造化小兒忒殺忠厚偏欲奪其恃而章其孝也總之天理人欲迭爲消長哀親之念誠而勿替其他耆欲不待強制一切消弭不然朝奠夕臨夫號婦踊祇以應故事了門面耳大庭閭室能一致乎

未虞既練能克終乎外衰麻而內錦綺口妣考而心妻孥爲鬼爲蜮乃獸乃禽亦何所不至哉惟足下敬之勉之

答張倫表書

來書懇懇責僕以朋友之道大則負慙于南谷小則抱歉于起濤僕雖鷲劣敢不受教起濤之事僕知過矣若南谷一案則僕可告無罪而諸兄之于友道恐未盡也友也者長其善而救其失也南谷質美而未學不幸遭父喪家貧無以殮二三同學或助其力或教之盡禮省佛事之費以厚衣衾却昏娶之說以全大倫此友朋之責也分佩乃以執柯之故幾陷之于禽獸亦亭從而爲之詞其意主于省費而外託于行權權之不可遁而入于守禮吾子欲爲推波助瀾之計而無其詞又遁而入于養母以母敵父則假公可以濟私以貧養母則緣情可以通禮如此則南谷有以藉口而頰恭無詞以辯矣噫

是何其急于爲友而立心之不直立說之太巧愈趨而愈下一至于此也夫志欲得妻何患無詞哀不在父何有於母世未有不孝于父而能事其母者如吾子之說吾見南谷斬焉衰絰率其新婦嘻嘻母前始也託于承歡陰遂其闈房之好繼也耽于燕暱漸忘其溫清之誠不幸而婦德不嫻一言不脛反脣而稽矣幸而提甕共職練冠未易含飴而弄孫矣斯時也南谷無論已吾二三知己不知何以謝南谷力主喪娶如吾子者何以告無罪于南谷也禮父在爲母期母爲父斬衰三年南谷母賢母也前日議喪娶時不聞以母命壓其子以從俗必能自約于禮以率其子亦何忍使南谷以養母故獲罪于父使新婦以養姑故失禮于舅哉况南谷不娶非不足養母也兩弟已冠一妹及笄足以供使令佐烹飪南谷館不遠一二里朝出暮歸可以奉甘旨如以爲貧則不娶貧娶亦貧也素貧賤行乎貧賤江革行傭供母便身之物

莫不畢給王延色養體無完衣而親極滋味彼二子之貧何如哉天下後世聞其風者莫不感涕媿悚歎其孝之不可及不聞其以有子無婦咎當日二子之朋友不爲畫一善策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孔子曰歎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以孔子爲子路謀豈患無良策而所籌不過如此蓋苟得以娛親雖三牲之厚祇爲不孝安分以養母卽菽水之薄不爲虧體僕于南谷固迂而無策然無策之策策之善也吾子之策不過使南谷因父死而得妻耳得妻之後南谷貧如故而又添一妻子之累以累其母不知吾子何以策之也卽憐其貧而慨然周之不過輕財好施之俠夫耳而陷人子不孝之罪已萬不可贖矣父死不當娶此語本直截痛快何必牽東扯西拖枝帶葉宛轉說合爲公私兩全之計哉此吾子所自認爲天理而不知其爲人欲之尤者也自謂過意得去而不知其私意橫流如水之決于防而不可塞也

故就此事而論分佩之陷南谷也其事顯而易辨亦亭倫表之陷南谷也其迹隱而難問不特爲南谷開無數方便法門且爲天下後世之爲南谷者得許多便捷徑路不曰守禮卽曰行權不曰遵父卽曰養母將使拖親一事可以著爲令而通爲例有王者起不知何以斷二子之獄也烏呼諸君與僕交且十年矣所望于諸君者爲其能明道以維世也而詖淫邪遁層見疊出以至于此則僕之所以切磋砥礪于諸君者何在于朋友之道能無媿乎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梓拜白

答姚肆夏書

癸巳奉書自懲徃失語傷激烈先生不諒鄙衷頗疑託風遂以梓爲輕視窮理蹈姚江之流弊縷縷千言教我切矣卽欲奉復恐先生盛氣之餘徒長紛競私心自冀識力稍進或面質門下以決所疑亦以觀先生之晚蓋所謂年

彌高而德彌邵者果何如也五年以來遠近見聞大不厭興望竊疑先生既爲楊園高弟寬袍大口談仁說義使行如其言名副其實聞風觀德方且心醉神懾何敢吹毛索癢瑕瑜全璧雖小人不樂成人之美曾茲多口未必非君子之不矜細行有以召侮而納謗也前侍大先生時嘗謂梓曰舍弟講論甚博惟義利一關打不過未免書自書自我耳邢先生曰大先生可謂誠意二先生可謂致知合之完人也范先生曰肆夏先生不必論其爲人其纂輯遺書嘉惠後學固楊園之功臣也合三先生言而參之先生所以自考者可知矣夫學術之邪正天下後世自有定評不可以私意揜飾亦不容以口舌爭勝如蜀山所造極正謂其氣質未化涵養未純則可若來書所謂疏淺固陋全事作用染姚江習氣而不自知者則蜀山非其人也先生得無怒甲而移于乙乎斯道之門庭階級尊教所示可謂詳矣然聖賢之學博文約禮

叙有先後功無偏廢未有五年博文而後五年約禮者亦未有終身博文而不必約禮者且明道所以進德知之既真行之必果亦未有不能約禮而自謂己能博文者也朱子論窮理之方曰或攷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今先生自問楊園既背以後平日一言一動所以發諸念慮者何如也而徒以文字講論爲窮理得母近于博物治聞誇多鬥靡者乎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良知之學充塞宇宙生心害事不知胡底先生承楊園之緒餘慨然以闢陽明爲己任其志則大而其義則嚴矣然朱子有云上策莫如自治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晚邨之闢陽明可謂大聲疾呼而沾沾以時文講學徒爲後世干進利祿之資其賈利市名已不足以服姚江而先生之闢陽明又舍實行而取空言忽踐履而談致知辟時文之陋而居學究之實逃異端之目而蒙僞爲之名凌先生所謂恐

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
不可及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梓窮鄉末學辱大先生提誨自思拔于流俗而
立志未堅修己不力憂患頻仍折挫頽廢方懼侈言格致躬行不逮流爲口
耳之學內媿寸心外負師友而來書過慮獨諄諄以姚江爲戒梓雖懵昧熟
聞儒釋之辨此中界限頗可自信先生之藥母乃發不中病而失之以水濟
水乎竊恐先生平日孜孜矻矻工夫但以闡陽明三字爲極大題目舉足動
念卽與對壘擊楊園之鼓樹窮理之幟期無敵于天下意見稍有不合或與
自家病痛有礙卽推而納之姚江之中自謂有功于學術無忝于師門而不
知其剛愎自用師心自是身闡陽明而身中陽明之毒者也老成凋喪殆盡
純正渾厚如吳先生旣不肯言狂愚如梓又不敢明目張膽爲先生痛陳之
則楊園九京之下未必不撫膺頓足爲先生惜也唯恕其戇直而垂察焉死

罪死罪

辭嘉興府教授翁老師書

丙辰 翁名元

不才濫蒙虛獎去秋卽擬趨謝緣館曠刻期東渡未遂登龍昨始樞謁復承
面諭將偕炳也舍表姪扁舟遂野曲曉敦勸以新天子孝廉方正之舉在老
師好賢若渴梓雖愚駑敢不策勵以副盛懷第思過情不可以冒居幽獨不
容以自誑蓋非特前書所云荒疏病廢已也夫宏博一科僅屬詞章梓猶惴
惴不勝矧茲巨典迺躬行實踐之目而敢覲顏自任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
而歸之仰不愧俯不怍斯之謂孝非義弗道千駟弗顧一介不取斯之謂廉
居仁由義言坊行表可刑家亦可範俗斯之謂方正其道甚庸其實難副也
梓年十二先嚴見背無一日之養弱冠雖棄舉業涉獵洛閩諸書提空名以
向道實抱忝于所生承奉先慈不克盡菽水之歡不數年遽丁大故附身附

棺苟簡塞責兄嫂入土不恪遵家禮灰隔兒姪輩稟弱又惜費失乳以致蚤
殤至今嗣息杳然兩間不孝之罪殆無逾于梓矣昔吳康齋受門人贄贄藏
篋中他日不肖則璧之梓授徒三十餘年尸素糜館穀不計賢否概納不辭
袁安雪中僵臥不以干人梓家貧連遭歲歉不免逋負親友其爲廉也幾何
其迹類于方正者特以賦性迂拙不肯詭隨流俗如喪不崇老佛弔不贈紙
錢詩不喜頌揚文不學駢麗諸經經小節世遂以厓岸目之覈其實謂之惡
圓則可方則未也謂有志闢邪則可正則未也如以生平無大過隱稍稍鄉
黨自好卽不妨直應此選則當茲太平盛世幾幾比戶可封也可推轂者豈
獨不肖一人哉卑之無甚高論卽以利害計之梓研田外尙有荒產三十畝
僻處深邨日與老農灌瓜栽竹長沐聖朝雨露南簷霽日北牖薰風所獲多
矣若不自揣謬膺重典則自始舉以及各衙門以及部費當營辦四五百金

勢必舍館廢產不足則干累交戚靡所不至是因孝廉而反流於大不廉也亦何異于走馬京師應不求聞達科者哉夫今之舉人卽古之孝廉恩詔特于科第之外復設是目者將由八股七藝而進之三物六行所以待非常之士也一縣無其人則一縣不必舉一郡無其人則一郡不必舉在有司固不敢以冒濫累知人之明在士人亦宜反躬體察量其稱否豈可抱慙幽獨竊過情之譽而恬不知恥乎尊諭云上有堯舜下必有巢由疑梓託疾不就自鳴高尙耶梓何敢然明道先生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梓果自省淑已有餘幸際明良景運得效一職使澤沛一方則顯親揚名固學人分內事終南捷徑志士不由然潔身廢倫亦聖門不取所以逡巡卻顧決不回者祇以洪恩浩蕩榮名易竊寸心無媿千古所難與其襲深源之失望不如守漆雕之未信耳惟執事諒其愚而垂察焉梓再拜

徐本下有丙辰元夕書于遂野

寒之
居歲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三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叙

逾淮集叙

昔查子皆六歸自淮南聲山幕中出示詩草題曰慎逾用自警也甲寅冬鈕子膺若亦自淮寄詩題曰逾淮屬余叙之追念舊游竊有感焉查子爲白沙之學其詩清剛因保其不橘而枳也鈕子年方壯爲衣食累違老親別妻子僕僕千里外勢若處于不橘不枳之間良可畏也王子文育曰聞膺若近擬習刑名冀博豐穀枳乎橘乎清夜自思其視查子之惕惕自危者何如哉朋友相觀而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鈕子之詩豪華蒼勁吾無間然矣獨愛其詩之淮而不淮者竊懼其人之逾而竟逾也鈕子慎之哉

楊朗山詩叙

能詩必請叙于能文之顯達者使已之詩藉其文以傳此詩人之通弊也夫以顯達而謂之能文其文可知卽其文可觀而或反以顯達損其名彼且不能自傳而何以傳人之詩夫吾之詩果可傳何待乎叙使顯達者爭欲爲之叙而不得而其人必擇夫不屑顯達而能文者以道其意中之所欲言則其詩不問而可壽之千古矣斯說也或以爲持論太高聞而頷之者昔有耕餘今則雪漁而已吾鄉之能詩而客吳門自吾友宋子魯培而後爲吾表姪孫楊朗山朗山嘗以詩質之顯達者擊節歎賞戊辰正月遂扁舟定泉請叙于予予爲之賦甚夫惟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足以傳子之詩而乃以屬之山樵邨牧岌岌垂死之病夫子計左矣朗山固以請遂携之廣陵閱三月復馳書促適選姚江逸詩鄉先輩有詩人楊珂者每負甕入四明納雲楮封以歸

邀知已坐齋閣鍼破楮放雲出孔達梁棟檐牖以爲笑樂然則朗山之工詩
安知非玩雲者之苗裔不然何以氤氳陸離有斯佳構哉雪漁評予草書夏
雲多奇峰朗山之屬叙于予或不以其文之爲揚子雲而徒以書之近于蕭
子雲也庶不見嗤于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乎

論

論殮以時服

此吳季氏羈旅待弟子之禮故夫子許之若人子事親雖三伏必以緜殮不
拘時也乙卯六月外舅歿甥姚子宏襄喪以時服殮非禮也殮者所以收束
其形體使之充實於棺而無罅隙也故古法用衣九十稱五十稱士庶之家
衣不足補以緜緜不足補以燈心此古今不易之制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骨肉未寒而忍於薄殮絺兮綌兮凄其以風爾獨何心能不悲哉

跋

范蜀山葬書跋

壬戌

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崇質也後世徒侈金玉及券臺墓表壯觀而已附身附棺必誠必信之道無聞焉至紫陽子創灰隔護棺庶免木朽蟻水諸患于子職靡歎矣紫雲又補烏樟洩灰鎔瀝錮柩諸巧思高陽繼其緒而加詳焉然未有成書仁人孝子無所攷據臨事遲疑何繇自盡乎蜀山先生服膺楊園棄青衿從事洛閩之學居喪盡禮於葬法尤孰講而力行之遂於苦肉之餘彙輯各家定有此帙以詔來者有志之士梓而播之以廣其傳化天下之暴露而速歸於窀穸且化天下之輒墮而竭誠於灰隔疇無父母叨先生錫類之恩其不感且泣者非人子矣

食肉編叙跋

壬申與
徐鄰瞻

此查伊璜先生真跡也先生當七十知交贈詩文過譽自媿因集孔子及曾思孟成訓爲篇次以韻又采先輩之至是年而不忘所學者以自厲是編今亡而叙徒存余齒適丁七十吳越門人各爲叙甚至以顏孟見比其媿有甚於東山者東山有子二昌昇而余煢煢獨叟東山有鐵句報恩而余垂老無酬功之猶子其遇之衰不逮東山遠矣爲此跋寄我鄴瞻君子愛人以德改頌爲規使倖存殘喘晚愆可蓋受賜靡窮矣

跋顧甯人先生尺牘後

顧甯人先生尺牘真跡數十年徧覓不得以爲悵事癸酉新夏過梅里李君繹初出示其曾祖秋錦公同好往還尺牘自先生而外如闔古古屈道援竹垞鈍翁聲山次耕亦皆出語雋永而書法秀勁洵大觀也嗟乎百年以來山河如故而遺老無存龍尾龍頭均歸朽壤而敗鱗殘甲猶什襲於故宗世族

後之論世者瞻其流風而品騖之非吾生之幸事哉夫翰墨流傳何代無之而名節獨峙千古有志之士所以承先而啓後者不可奮然而興起乎繹初勉諸

記

壬子記游

壬子秋余適患癰疾枯坐紫薇山齋無以寫憂因過葭溪偕李子元繡裳吉鈕子世楷膺若朱子雋越千放權鶯脰湖縱觀秋濤用拓胸界遂問醫吳江徐君大椿靈胎復移權同里訪周君日藻旭之各出詩文相質歸途登平波臺相與分題吟咏不知沈疴之去體也浮生鼎鼎百年如駛惟山水友朋之樂不多得不可以不書是日爲題糕佳節

澱湖讀書記

澱湖爲浙西武原勝地楊園先生品之謂雅靜西子湖舊爲吳中丞忠節許黃門諸公讀書處最後何子商隱構湖天海月樓一時東南遺老遠近輻輳徙倚吟嘯于其間爲中原生色讀何求老人東將詩可得其概余生也晚不獲目擊其盛然猶從蜀山克軒游兩先生幅巾深衣徘徊兩隄間今則草蕪木落風流歇絕不可問矣戊午夏從故山反權訪錢子坤一于鴛湖坤一爲商隱先生裔孫出示澱湖讀書圖屬爲之記因拭几展卷指點舊游恍見紫雲萬蒼烟霞繚繞東將所謂仰天塢青山石壁今無恙耶商隱公十六詠所謂小橋流水古樹柴門前楹後圃今尙可攷耶夫有其人非其地非其書不可讀有其書有其地非其人亦不可讀然則坤一讀書之地吾稔知之而坤一所讀之書何書也昔商隱公蓄書數千卷屬之何求自謂得所而何求之後人不能讀也坤一能讀而無其書可乎夫帖括充几以弋科第非書也諸

經羣史內典道藏遐稽博覽而不矜名節非讀也坤一果有志紹述前人而
光大其業非其書弗讀非其人弗交非其時弗出左編右帙踞坐湖海一樓
以攬九十九峯之勝天蒼蒼而月茫茫巖光溪色竹影松濤日哦其間與古
人爲徒雖闔戶枯坐而經天緯地之業具存矣讀書之暇白木長鑱有芝可
斲青蓑綠箬有魚可餌余雖髮種種足蹒跚不前尙能策孤筇從吾坤一登
鷹窠最高處撫掌大笑觀日月之合璧也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四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餘姚陳梓古民錄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諸先生遺言

姚螫菴先生

諱翔字攻玉吳江人

辛巳秋初見先生卽論太極圖蓋先生數十年來所自得之學也因出所著困學編首列六圖從無極而太極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氣化形化止發明中庸章句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數語極明暢先生論畢謂梓曰令兄篤實時與先伯兄同侍老兄却聰明易領略然恐轉背便忘却了梓聞此訓面發赤汗浹背也次日再見極論前輩出處深以魯齋爲可惜卽出楊園先生二論令熟玩梓歸適讀孟子陳代一章反復吟誦徹夜不寐次晨見先生曰梓志已決不復志在功名矣先生曰有尊

慈在一時客氣恐貽他日之悔耳梓曰家兄昨已稟家慈家慈笑曰讀書本豈爲科名哉兒輩肯學諸先生作正直人吾復何憾先生喜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遂再四勉勵斷弗有始無終縱談竟日至更餘而別時館李氏膝窩

自堯舜以來孔子爲集大成孔子以後朱子爲集大成朱子以後元明諸儒議論不一至先師楊園先生爲集大成

晚邨先生是个英雄他有偏霸手段却不遇時選時文刻先儒書不過是借徑耳

儀禮經傳通解新本錯誤極多此卻是晚邨不是當初開雕時或薦嚴穎生先生于晚邨曰此書當取舊本讎訂一過穎生該博不過費一年館穀勿吝也晚邨急于圖利遂草草付棗大可惜

每論及出處必流涕不已自吟云普天率土忘中國頗帽寬袍賸幾人

何商隱先生灑洒凌淪安先生謹嚴沈石長先生精勤楊園兼三子而化之
當時推張凌何沈四先生後來之秀則佩蔥張子哀中吳子而已惜皆不
永其年若舍弟

諱璉字肆夏

則講貫極通只是好利行不逮言耳

朱子文集先師圈本極佳當時熟看凡十徧方下筆余嘗見凌先生案頭惟
置此書周而復始不厭倦也

舍弟雖是口耳之學然卻是先師功臣先師遺集非舍弟蒐輯今日范北溟
先生雖欲刻不可得矣

余初設帳時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句讀偶誤謗者四起從此刻苦誦習少有
知識然終是少年失學文藝粗疎兼有痰疾讀書纔數十行便氣涌所以
默坐沈思從未有天地之前落想纂此六圖發明斯道之大原或是發先

儒所未發于初學不爲無補也

晚邨道學可議氣節卻真

一日語先兄云公恃南亭爲養生之具大不是孰宜勞而力諸原孰宜逸而享諸室畢竟以田爲根本伯兄因取南亭之資買田三十畝以膳贖不十年而南亭事敗深服先生之見幾也

邢子復九夫人仲氏極賢淑嘗對坐揮兩琴幾幾關雎之樂矣先室卻是个愚婦人然無才爲德向嘗館楊園先師贊云一簾之隔而終日不聞人聲可謂賢矣

小兒質可造然落權術一派則董子苦存誤之也人一講事功便入霸道所以造就人材極難

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二語日宜三復

余與張佩葱入舟便共臥談論極樂先師則不然一登舟便危坐前後以布
障之雖四五十里未嘗見其傾側也張橫渠十五年不成若先師真不愧
恭而安矣

向嘗從何呂兩先生入潞湖山中雲耜方巾東莊僧帽僕則氈冠布袍道上
人私謂此鄉人請一僧一道不知念甚經也相與一笑俯仰間今已爲陳
迹可慨也

向來尊禮師傅猶是明季遺風余館雙溪時一東至媼親家餉以楊梅不食
問其故則曰余家西席未嘗也一日余室乏米遣徒致東翁東翁卽以一
斗饋且親來致罪曰此糶不堪供老師已開船入市糶冬春矣其誠如此
今則難言矣

今人動稱應試爲功名誤矣志于功名富貴不足以動其心宋之韓范富歐

是也後世科第只可言富貴耳

梓斷弦後續締媿金氏先生喜曰此舊家淑女余所稔知德門之報也且方球美質君當造就之使書香不絕不是小事

儉德辟難二句連看使其聲名四馳可榮以祿卽非儉德矣

東家有喪守禮素食在西席則必餉以葷饌親不敵尊也乃或者假此以自遂其鄙吝之私譎矣况所謂守禮者無其實乎

余自五歲隨先君赴館卽厭飫甘脆中年以後館漸薄主人閒餉以雞子醃魚便不能下咽殆非肉不可及晚年則視雞子醃魚如肥甘矣又數年家居兒輩艱苦供膳不給則視白飯如珍羞矣以此知口腹之養只是一個習貫吾輩學問人尙如此况常人乎故教子弟自幼當令淡泊艱苦養嬌不得

困學編余頻年改削僅二三卷不知費紙幾大簞矣今日自謂停妥過宿則
又不是真無窮盡也

楊園先生完人也某等實不該稱先師某自反一無知識大不稱楊園弟子
也

沈石長先生館極盛當時一縣進生員四或一時同出門下故人爭趨之然
先生必令易衣冠方內拜故從先生游者無韃帽箭衣之習彬彬儒雅洵
可觀也梓曰小子不敢妄議然竊疑改衣冠而習舉業與不改者何異晚
邨氣節是尙而選時文病正類此先生首領之曰君所見尤高

晚邨云非時文不足明道先師戲曰我若爲相當廢八股復鄉舉里選之
法晚邨云先生雖廢我當叩閭復之

許子季覺初疑是英雄由今觀之不過武斷鄉曲一訟師耳而假陽明以欺

人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吾爲憂之一布衣而厚葬其親費千餘金壘冢如小山墓道石子鋪龍鳳文豈非大儻

范蜀山先生

諱錕字北溟海昌人

余向時科名極熱每一學使者至取其所拔文七篇熟誦七千徧取冠軍如拾芥耳後乃大悔有志于聖學因思諸書不足讀唯周易四聖人手定是第一書遂肅衣冠每晨拈香拜書而後開卷數日讀至天地閉賢人隱一節不覺心花頓開手舞足蹈遂棄衣衿易古衣冠聞楊園張先生之名因訪姚君肆夏得遺集大快元明諸儒楊園集其成矣今已憇恩同志登諸棗梨以惠來學亦一暢舉也

葬法自朱子後何商隱先生法尤完固商隱之法得許子季覺而更精密予先人安窆季覺大有功此恩不敢忘也

甲申夏先生見訪余時館沈氏幅巾深衣幽湖人目爲深山道人今思之渺若曠世矣

一日謁先生于蜀山草堂時葛子向臯先在坐先生曰千秋高才一齋實學向臯色頗不平也

先生盛暑衣冠不揮箑冬日梓嘗過草堂夜寒問曰需罏否梓對曰不必先生曰康節冬不罏夏不扇吾與君分之矣

世俗培墳冢余卻不培封而培地地愈厚則葬愈深此良法也

葬法用烏樟杵法最要勻季覺葬親時余爲之董工自帶數千錢見工人少懈便振作之曰此一作若杵聲均一當賞錢若干衆役欣然聽命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也

風水不足信張子莘臯擇地並不延地師伏獅一穴是僕爲之相度亦不見

不利也因言老兄初偕吳先生訪莘臯僕深以爲輕身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此公知爲何等人便先施禮耶及莘臯喪母哀毀逾制以葬事就商至嘔血數升後卜兆伏獅必誠必信僕乃大喜乃知前此二公之枉駕非孟浪者今當始終成就之

徐仲車不忍令犬母子分離此勢所不能也末世俗薄同居共爨之風渺焉無聞子旣長不得不分亦猶是耳然有志者豈甘爲徐氏犬乎

先慈病篤始治柏棺因飛權請先生董工已無及矣蓋一夕已屬幽湖俗工海昌良手來時粗坯已定無可改易先生悵然而返人子事親不可以凶事不豫不蚤備也

葬事商諸先生主用烏樟邢先生云兩江道遠依家禮水澆未始不堅遂取附近灰沙草率了事遺悔無窮也 先生云平洋亦當開金井深四尺許

築三合土底然後置棺四圍以地爲牆方下灰沙築實乃固今乃培土以板夾築築後以浮土附之終是鬆浮非久遠之策

瀝青入地千年爲琥珀乃不朽之物且天熱能自融以補棺蓋之隙不可不用但何先生用火溶燒棺蓋則不忍且傷漆只須杵末覆之

一日登舟先生欲正賓主之位梓曰舟中不必拘先生曰造次必於是道理無一處離得

余弟蚤歿余宜以次子後之然弟婦守節當蚤慰其苦志故不待次子之生遽立長子亦權道也梓曰守節是理宜守不因有後無後也使先生止有一子將若何先生曰兄所執甚正然家庭曲折最難處也

余爲莘臯擇地伏獅山穿壙之後忽有大穴衝水直注壙中皆滿此時便當中止別擇佳兆爲是余不能勇決遂使工人以三和土塞穴令極充實因

升樞成封今思之山之蓄水力極猛區區沙土恐不足以禦之然此言勿使莘臯知之渠至孝恐悔之無及便一慟而絕也必誠必信四字非特人子爲然任事者亦當以彼人子之心爲心方免後悔然以理推之莘臯孝可格天亦斷無他患也

吳克軒先生

諱晞淵字元復海鹽人

梓每欲執贄于先生先生過謙不允作長札力辭其言懇切且激梓遂不敢復言

楊園先生盛德而無後此不可以常理論將來兩廡之下俎豆千秋未嘗無後也

先生尊堂年八十餘女適許子伯琴病卒先生不使太夫人知恐觸其痛也太夫人歿時猶喃喃問女兒消息云

先生每爲人治病無貧富貴賤惻然必欲生之其酬資之有無厚薄絕不介懷抱間也

夏友梅極勇因余一言指示遂往吳門書肆悉買理學諸書歸日夕手不釋卷改葬舊墓至高祖以上用三和土并建宗祠真不可及

邢梅亭先生

諱志南字夏九菱湖人

功夫入手總當從小學起

先生有小學註極詳

紫雲葬法雖佳然不便于貧士余則主用雙溪費氏水拌之法蓋卽朱子家禮灰隔一類有力者但灰沙加厚可耳

向以擇媳甚難其人故隨俗養媳例意謂可從俗訓化耳不意反以此得謗天下固有不可化之人唯在聯姻之始慎選家世及細訪女之性行而已養媳一法今當以爲戒蓋肯爲養媳者其家世必寒微得母氣必無良種

也

余初棄諸生更古衣冠雖駭俗不顧後讀楊園先生臯比橫經十月之雷一語遂仍時服今思素位而行只有此法姚肆夏翁謂余曰子服堯之服子不言堯之言言字打頭畢竟以躬行爲先務卻不思服堯服言堯言而行不堯行爲何如人也

附亡友遺言

朱子惠疇與余會于蜀山草堂極論出處惠疇曰兄宗楊園弟惟以稼書先

生爲師學術端人品正應試何害哉

辛卯

巨川將之山左與余盤桓良山門外握手爲別曰君勸余弗遠出然其勢不能家食奈何余近有怔忡疾未知此去得重歸相見否惟望故人捐棄枝葉從根本上下工夫作一千古必傳之人道理無窮盡幸弗以小成自限

也閱一載遂得壽陽之訃悲哉故人期我厚何以副九原之望思之慙疚耳

鄭子不羣曰親友窘迫干請公力能周則周之不能則卻之若以己爲倡而強諸交戚使盡周之便是市恩歛怨便不是正道

程子載韓曰詩當以唐爲宗晚邨偏執拘謂宋詩絕頂余最不服

徐子墨園曰兄前日有札述尊先公忌辰故不出城市此好名之弊也凡作事欲求人知便非學者余爲之媿服

陳子祖陶曰筆墨賈禍不可不謹吾輩每動筆輒作一想當今當國大臣可看得否然後落稿方可免害否則稿雖成不可不付祝融收掌也

孫子帶封曰表弟出筆都可傳然未必有子相書輔骨插天有神仙之風子息卻艱况詩文可傳奪秀氣多則必有缺陷亦常理也

朱生倫表曰登峽石小山自覺置身天半俯視一切皆瑣瑣况天台雁宕耶
宜先生之不屑應試也

潘子武侯曰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每讀斯語顏甲背泱然父命難
違先生當諒我也 先生有一著大錯處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既內妾而
不辭遠館何也

謝敬修曰吾友桑伊佐

諱調元

作秀才時詩極可觀一登仕籍便都是應酬俗

套一種感慨淋漓之致不知消歸何有此入世之所以當戒也 又云張

司馬

諱煌言

親筆詩文全集在甬上湯海錄處向曾見之此公無後今不知

歸何所矣思之慨然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五終

陳一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餘姚陳梓古民著

烏程張鈞衡石銘校刊

敦行錄

諸先生及亡友遺言予既有記載其存而壽考敦行不怠者唯吾張子莘臯美不勝書雖訂交三十餘年自戊申以前帶水閒之癸丑以後兩江遼闊所聞所見恨不及詳然卽五載聚處目擊而心慕者亦復不少故山岑寂蕉窗夜寒爲一一記憶挑鐙書之曰敦行錄以示諸生俾知風頹波靡老成典刑猶可式也丁巳冬仲朔書于臥雪軒之南牖

張子諱朝晉字莘臯海鹽橫山人居海昌之峽石北關居母喪哀毀骨立三

年不飲酒食肉御內謀葬時扶病至海昌及大東門嘔血數升當道上遂

昇至蜀山草堂蜀山先生

姓范名鯤字北溟

感其誠偕往潯湖山中得伏獅山麓

張子不信堪輿遂爲雲津公及兩碩人合窆焉

蜀山先生
爲墓志

雲津公歿久柩

已毀張子欲易棺歛戚族執不可張子號慟願伏開棺大罪乃預築屋一
間于舊所葬穴上做陳幾亭先生法先置板二片如木梳式稱棺之長削
竹片數十如棺之闊有奇并製大衾及幅巾緜衣裳去棺蓋及兩旁腐木
加一薄板方罩罩尸將竹片橫插入棺底之上腐褥之下自首及足殆徧
以綿綫如編簾兩邊連絡次以梳板左右各從竹簾下襯合去薄板罩去
骨上腐衣加被兩人昇梳板兩頭又橫
一小板兩人旁扶置大衾上衆子弟舉衾
納于新棺次加幅巾襖袴衫被等如初歿大小歛袷衿而畧殺之既滿棺
口歛衾加蓋生漆封口不用鐵釘以蘇木
代釘作筭簫之初時戚屬怛怛不安及歛後封
蓋方流涕歎服謂凡遷葬者必如是而人子之心乃安也此可謂萬世不
得已人子改葬之法蓋世俗多用小匣拾骨使遺骸散而復合又簇大作

小失其本位大不安如張子法改歛改棺而不纖毫震動遺體可謂盡善盡美無少遺憾矣先是楊園如夫人陸氏貧老張子製贈壽棺至是移用改歛雲津公蓋倉卒患別製不及漆也葬後又爲陸擇木焉 葬時開金井中有巨石子用百人升之乃築底忽山穴水衝金井皆滿大驚或曰狐兔之窟亂石塞之可已張子曰亂石有罅隙不可用卽用三和土如穴之深築之令實竣事約費五百餘金云

叔父秉均公叔母貞烈徐孺人歿五十八年不葬張子力襄其役抱病親入龍井山置烏樟董湖工灰沙堅築今峨然成冢矣秉均公孫時中中甲午科解元

諸從男婦凡數十棺皆捐費擇地葬之亦仿朱子灰隔不以卑幼簡畧也外祖朱公象輔無後買山葬之屬諸子歲墓祭必及又郭公元臣卽朱之婿

張之外父而郭公夫人又張子從母也亦無後附葬朱公之旁

姝女嫁袁花查生甥孫國傳幼聯嫺蔣氏年二十三貧不能昏張子贈十金爲之擇吉成禮

同曾祖弟靜齋居武原一日來攸芋堂張子問弟近況及諸從子若何靜齋

語頗支吾窮之則曰家貧不得已女鬻于桐鄉朱字羽兒鬻于鴛湖潘矣

張子愀然遂賣已田得三十金就兩家贖歸預爲女覓婚家卽夕成禮爲

從子覓生計送之虎林錢舖 初至桐鄉朱羽采夫人不允張子率宗人

跪門者三日其西席吳某感泣以去就爭力言于主母始得歸

楊園先生後人五棺不葬張子創議約周子且雯許子醇夫及諸同學鳩金

印先生集餘二十金灰沙附築并楊園主穴亦加灰沙于甌墀外誠義舉

也今先生集已付灰燼爲之三嘆中見聞言行錄張子所獨鐫也幸存攸

芋堂及永思樓火亦被蓄矣

楊園無後繼族孫文明貧不能娶張子創會約同人爲之覓嫻今尙存周子且雯處

慮族人貧者多用火葬乃委曲開譬捐山地數畝令聚葬焉其糧則分屬子姪代納

乙巳仿唐灝如葬會舉三十二人每會四星約七年畢事先生蓋虛坐十會以襄親友之葬不責其償也壬子復舉三十四人每人六星如前法中有極貧士則有力者坐百金爲權子母代之發會尤爲盡善余有詩紀其事歲時祠墓及諸忌祭必誠必信歲常費三十金許

曾王母莊孺人立節孝坊有司建祠武原張子爲飾窗垣及神座費二十餘金祠中凡十九主設祭公奠慇懃各家後裔合置祭田期永久弗替云

張子氣貌溫恭終身無忿厲之色初有田六百畝以喪祭昏葬及諸義舉僅存其半流俗目爲敗子怪魁然藝林儒黨無不嘖嘖歎羨許子興宗嘗稱曰此今之紫陽子也余外父金晨邨先生曰如莘翁者方不愧仁人孝子其爲時議推重如此

凡朋友間貧窘不待乞假嘗託事餽贈而不居其名如許石孟丘以貧諸人每來輒贈金曰某書煩公一鈔些微持往佐紙筆耳初不問其書之竣也范北溟先生嘗爲張子尊公擇地澈湖襄葬數月先生歿貧不克葬張子措

灰沙爲附于范氏祖塋之旁

并助之
木棹

吳元復先生

諱晞淵
號克軒

初與余至峽訪張子訂交以來幾三十年均叨緩急張

子命幼兒景曾從余遊甫半載病歸閱歲不起後數月張子持二金贈余曰小兒聞師母染疴屬纊時屬以此佐醫藥余揮涕受之戊申秋克軒患

痢篤張子覓高麗蓐徃候疾卒不起貧不克葬遂以十金約夏子友梅耐穴于裒仲先生之側余有詩云大雪空山營窰窆二公高義薄雲天由今日交道言之此風何可多得哉

許子醇夫嘗謂余曰不意莘翁涵養何由到此余每見不覺矜情躁氣一時收攝雖欲多出一語不敢也

余初交張子時范先生笑曰此等關門吃飯人何濟事後數年復謂余曰不意此公如許誠篤果毅前言可謂輕量天下士

吳先生曰他人講學只是口頭好聽如莘臯者乃實從彝倫上躬行力踐此兩山靈氣所鍾非偶然也

庚戌夏過余齋中惻然曰令先兄大宗先生年近五十奈何不娶妾爲嗣續計弟已爲公鳩一會矣辛亥春余遂納一婢

張子嘗謂余曰子弟初克已時極難余初學時遇欲念發必置經書几上恭
揖肅然起敬則邪念自冰消凍釋矣此醜態不當述諸有道然卻是後生

良劑也

老僕張隆及張子幼時乳媪許思椿夫婦各買地理之其糧則命子孫代納

蔣子擔斯嘗歎曰人各有命作了張老相公家人奶子也得入土幸哉

西山諸僧人親炙張子亦自悟火葬之非商諸張子張子曰葬火骨慘不如
葬生骨因諭以覓漆舖中漆桶食漆透者置生骨其中以漆封蓋上下四
圍以三和土築之成墳諸僧人皆感泣曰張相公真能用夏變夷也

立祭田若干畝與從兄錫韓益昆纂規約數十條余嘗爲之跋

又置塾田以贍子弟之讀書于宗祠之內者余亦有跋

構永思樓祀其先人屬余爲記及甲寅九月朔之夕童炊茗不戒于火蓄焉

張子愀然謂余曰此祀事不虔天降之罰也子盍記之以志吾過余復作
永恩樓災記

一日閱余范波輿小傳曰凡筆墨當存厚道嫺嫺間數語雖實有其事可刪
也

又云余始謁蜀山時先生云學者當以四書爲律以我身爲罪人刻刻糾治
庶乎鮮矣至今不敢忘也

張子以始祖無考每寒食率子姪望祭之據梓見始祖便有考也祭不得況
無考乎雖不失爲厚然却是不學無術也

張子素不食煙以寒疾破例然嘗謂梓曰見先生便不敢喫矣

陳一齋先生館硤川許氏久撰厲硤草醇夫太史曾序而刊之又與客星草並輯入濮川詩鈔見四庫存目今其書已不概見曩在外舅張秋樵先生處得讀其先世所藏敦行錄原稿仲梧芸孫二兄亦藏先生真蹟零縑碎錦爲世所珍其卷帙最多者有曹氏東山樓傳鈔本一齋先生詩文集爲文十二卷四冊詩二十卷三冊經義六卷二冊史論雜誌劄記若干卷各一冊哀然鉅集惜被茗賈攫去無繇復睹往來於心者十八年矣去冬偶經沙濱朱師故廬檢破紙堆中得一齋詩稿審爲海鹽崔蒼雨先生手鈔蠹蝕無完頁幸堪循誦又鈔本一齋文集一冊有符廬校本朱記攜歸重加編錄釐爲若干卷烏程張石銘觀察見而稱善允先校付手民以廣流傳誠盛舉也雖未得東山樓舊藏全藁然珠光劍氣潛久必彰此帙之得先披露不與廢紙俱燼非有呵護於其間耶他日延津合浦必有彙合之期此尤私願所馨香以祝

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禮經通論一册

連史紙 二角五分
有光紙 二角

何氏公羊解詁一册

連史紙 四角
有光紙 三角

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册

連史紙 三角五分
有光紙 二角五分

劉若愚明宮史二册

連史紙 一元

王漁洋感舊集小傳二册

五角

錢牧齋選列朝詩集五十六册

二十元

清文匯 原名國朝文匯 一百一册

三十六元

周傑園選賴古堂尺牘新鈔初三選十六册

三元
二角

姚姬傳尺牘二册

四角

辛亥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再版

(陳一齋先生文集一册)

(連史紙每册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校刊者 國學扶輪社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M字四百八十二號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及各支店

代售處 商務印書館及各省分館

不准複製

國 學 扶 輪 社 出 版
中 國 圖 書 公 司 和 記 發 行

錢牧齋文集	四册	二	元	全樹山文鈔	八册	三	元
錢牧齋晚年文	一册	四	角	洪北江文鈔	二册	連史紙	一
歸震川全集	十二册	二	元五角	惲子居文鈔	四册	一	元
金堡編行堂集	八册	三	元	胡天游文集	四册	一元五角	
屈翁山文外	五册	二	元五角	隨園文鈔	二册	四	角
西廬文集	二册	一	元	梅伯言全集	八册	一元六角	
春酒堂文集	周容	一	册	魏默深文集	六册	二	元
炳燭齋文集	顧仲恭	二	册	諸大名鑿定齋全集	七册	連史紙	二
汪堯峯文集	八册	一	元六角	吳擘甫全集	五册	詩文集	一
聊齋文集	二册	六	角	尺牘集	十二册	一元六角	
施愚山全集	二十册	四	元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册	二	元
戴南山文鈔	三册	一	元	章太炎	五册	一元五角	
方望溪文鈔	三册	一	元	譚復生	合集	一元二角	
汪大紳	羅臺山	四家合鈔	六册	林琴南	合集	四册	一元二角
彭尺木	薛家山			嚴又陵			